詩經類考

詩經類考卷之二十七

明武塘沈萬鈳仲容采輯

說詩異同考

小雅

鹿鳴篇

序鹿鳴燕羣臣嘉賔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賔得盡其心矣毛以爲鹿鳴而相呼食野中之苹草有懇篤誠實之心發于中相呼而共食以興文王既有酒食亦有懇篤誠實之心發于中召其臣下而共行燕饗之禮以致之云云故

嘉賔皆愛好我以敬賔如是乃輸誠矣示我以先王至美之道也鄭唯下二句爲異言巳所以召臣燕食瑟笙幣帛愛厚之者由巳臣下之賢所宜燕饗所以然者以本巳用官之法要須人之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我周之列位非善不用唯賢是與故臣下皆賢巳由是當饗食之○亟史物性志曰鹿羣聚則分背而食得美草欲食則鳴相召故毛以爲懇誠發于中○承筐是將箋云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正義曰案公食大夫禮賔三飯之後云公受宰夫束帛以侑注云束帛十端帛也侑猶勸也

主國君以爲食賓殷懃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其深安賓也是禮食用幣之意也饗禮云準此亦爲安賓而酬之焉案聘禮云君不親食使大夫朝服致之以侑幣注云君不親食謂有疾病及他故必致之者不廢其禮又曰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是親食有侑幣不親食則以侑幣致之然則不親饗以酬幣致之明親饗有酬幣矣○安成劉氏曰儀禮有饗有食有燕燕則無幣食則無獻酒於饗則有酬幣於食有侑幣○廬陵李氏曰饗在廟燕在寢饗重而燕輕饗則君親獻燕則不親獻○輯錄解頤曰君之燕臣共事

非一有因祭而燕者有因朝而燕者有因聘而燕者有因錫有功而燕者其事不同則所以相告語者亦異如其君之尚武與則告之以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如其君之尚文與則告之以詰爾戎兵陟禹之迹可也如其君之敬天與則告之以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可也如其君之修身與則告之以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可也爲其有兄弟也而申之以常棣之恩爲其有朋友也而申之以伐木之義衮職由是而可補民情由是而可達先王之典章由是而可修先民之話言由是而可聞莫不因事以有言因言以致戒而所謂

大道者在是矣夫豈為泛然不切之論而已哉○次章正義曰言文王有酒殽以召臣下既共燕樂至於旅酬之時語先王道德之音甚明以此嘉賓所語示民民皆象之不偷薄於禮義又此賓之德音不但可示民君子於是法則之於是傚傚之嘉賓之賢如是故我有旨酒用之式飲以敖遊也○孔叢子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文選注蔡邕琴操云鹿鳴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弦風諫○嚴氏曰古者上下交而為泰於鹿鳴諸詩見之○儀禮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朱子曰鹿

鳴謂今日燕飲之事所以道達主人之誠意而美嘉賓之德也四牡言其去家而仕於朝辭親而從王事於此乎始也皇皇者華言其將爲君使而賦政于外也學記曰小雅肄三官其始也正謂此也盖此三詩先王所制以爲燕飲之樂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各取其象而歌之也〇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註云當祭菜之時使歌小雅中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三篇而肄習之此三詩君臣燕樂相勞苦之辭盖以居官受任之美誘諭其初志故曰官其始也

四牡篇

序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箋文王爲西伯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臣以王事往來于其職於其來也陳其功苦以歌樂之○周道傳云岐周之道也倭遲歷遠之貌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于紂故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二章嘽嘽傳云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啟處容齋項氏曰古者席地故有跪有坐跪起身居則坐也○華谷嚴氏曰跪者雙膝着地而直身坐者雙膝着地而坐○三山李氏曰大意謂不暇居處耳

○三章正義曰文王以使臣勞苦因勸勵之言翩翩然者鵻之鳥也此鳥其性慈謹人皆愛之可以不勞猶則飛而後則下始得集於苞栩之木言先飛而後獲所集以喻人亦當先勞而後得所安汝使臣鵻則勞苦得奉使成功名揚身遠亦先勞而後息寧可辭乎○不遑將父戴氏曰將扶持奉侍之意

皇華篇

序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傳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易其色每雖也懷和也言雖多內懷中和之道當自謂無

所及是以馳驅而咨諏之○正義曰此述文王遣使臣之辭言煌煌然草木之華不以原隰高下而易其色以言臣之出使當光顯其君常不辱命於彼遐之與邇皆使光揚不以遠近而易其志也征夫受命則當速行每人懷其私以相稽留則於事無所及矣旣不稽留恐無所及故當速行馳驅訪善也○程子曰皇華之光明于野猶王澤之流布光華天下也故以爲興○歐陽氏曰首章稱美其賢材能將君命爲國光華於外耳○我馬四章傳云忠信爲周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箋正義皆云見忠信之賢人則於是

訪問求善道也如緜傳言諏忍也咨事之難易為謀咨禮義所宜為度均調也親戚之謀為詢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正義曰傳所云此皆出於外傳也左傳曰訪問於善為咨杜預曰問善道也咨親為詢杜預曰問親戚之義也咨禮為度杜預曰問禮宜也咨事為諏杜預曰問政事也咨難為謀杜預曰問患難也唯難一事杜為患難毛為難易不同然患難之事亦須訪其難易理亦不異餘皆與傳同毛攄彼傳因以義增而明之其忠信為周一句曾語文也曾語無訪問於善一句又云咨才

爲諏咨事爲謀與左傳異耑昭以爲字誤改從左○
呂氏曰諏謀度詢必咨於周而詩文乃云周爰咨諏
者古語多倒也○通解曰大小行人之職詳于周禮
有五物以和諸侯之好有六物以周知天下之故使
臣之職亦重矣自非勤於心而敏於事其何以廣天
子之視聽而盡其職哉○陳氏曰人君出使臣於千
里之外苟無以發其歡欣之誠心則臣下意氣衰落矣

常棣

序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箋周公
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爲作此詩而

歌之以親之○正義曰作常棣者言燕兄弟也謂王者以兄弟至親宜加恩惠以時燕而樂之周公述其事而作此詩焉兄弟者共父之親推而廣之同姓宗族皆是也故經云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則遠及九族宗族非獨燕同懷兄弟也序以爲周公閔傷管蔡失兄弟相承順之道不能和睦以亂王室至於被誅使已兄弟之恩疏恐天下見在上皆然皆疏兄弟故作此言兄弟不可不親以敎天下之俗焉至厲王之時棄其宗族又使兄弟之恩疏召穆公又重述此詩而歌以親之○毛傳以爲常棣之木衆華俱發實韡韡

向光明以興兄弟衆多而相和睦豈不強盛而有光
暉乎○箋云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鄂足
得華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
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古聲不柎同蓋鄭意
以爲華下有鄂鄂下有柎由華以覆鄂鄂以承華華
鄂相承覆故得韡韡然而光明也華鄂相覆而光明
猶兄弟相順而榮顯凡今之人傳以爲凡今者多對
古之稱故以聞常棣之言爲今謂從今以去宜相親
也○鄂蕚通言花蕚之光明韡韡然花於蕚附喻兄
弟一體也（西史物性志）○韓詩序夫栘燕兄弟也閔管蔡

之失道也詩說○夫栘之華蕚不煒煒藝文類聚○不風無切本作柎說文鄂足也草木房爲柎一曰花下蕚通作不即今言花蔕也湖州有餘英溪餘不溪蓋此地有梅溪苕溪其流相通故曰餘英餘不義可見矣若作方鳩切則本注說文不鳥飛上翔不下來也與溪水全不相涉左傳華不注山人皆讀入聲誤也古不字讀作缶音或俯音𠒎無作逋骨切者今讀如卜乃俗音耳惟伏琛齊記引虞摯畿服經作柎言此山孤秀如花跗之注于水深得之矣太白詩昔我遊齊都登華不注峰茲山何峻秀彩翠如芙蓉亦可證也焦氏

筆乘○兄者況也況丈法也弟者悌也心順行篤也○韡字從𠌶𠌶音吁與華字不同今作韡非韡從韋爲義從華爲聲古者聯墻之屐曰韡今俗作靴韡字從𠌶爲義從韋爲聲𠌶草木下垂也升庵集○死喪節箋與正義云死喪可畏怖之事惟兄弟之親甚相思念兄弟相念如是則當求以相耽不得疏也原也隰也以相與聚居之故故能定高下之名猶兄弟相求故能立榮顯之名所以相求也○朱子曰此詩是制禮作樂時作這是先被他害所以當天下平定後更作此詩故其詞哀切不似諸詩和平○新安胡氏曰王

氏云文武以來宴兄弟亦必有詩然鹿鳴四牡等篇詞多和平唯常棣一篇詞多激切意若有所懲創則周公因管蔡之事其後更爲此詩無疑○慶源輔氏曰二章至四章雖是周公處管蔡之變故以死喪急難鬩鬩之事爲言然兄弟眞切之情亦惟于此際而後見分曉若於安平之時觀之則人或以爲與朋友等耳先王之制朋友之服視兄弟有差故特言之○脊令節箋云雝渠水鳥而今在原失其常處則飛則鳴求其類天性也猶兄弟之於急難○嚴氏曰脊令雪姑也非在原不見其行故以在原言之小宛取義

取義於飛則鳴故曰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此詩取義
於行則搖故曰脊令在原程氏以爲脊令首尾相應
是也○王氏曰古者朋友之喪則視兄弟視兄弟則
急難寇讐何爲而不預曰莫不有君而爲之臣莫不
有父而爲之子莫不有師而爲之弟子莫不有兄弟
而爲之兄弟則吾急難寇讐之所當致力也博矣又
推而致之朋友則吾有所不暇而無禮以節之則吾
之憂無窮而人之責無已盖古之道如此而後世之
士猶有以恩望朋友而至於離絶者矣然則世之致
力於朋友若非與曰勢足以振之力足以周之而無

傷於義則鄰里鄉黨不可以不勉也而況於朋友乎○朋公羊傳曰同門曰朋鄭玄曰同師曰朋○四節閱墻呂與叔解閱爲窺伺謂寇至而兄弟同力以相死也○富辰諫襄王曰兄弟讒閱侮人百里又曰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捍禦者莫如親親故以藩屛周○左傳史佚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昭七年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爲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又曰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吊况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于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絶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吊且友戚旧○喪亂節傳云兄弟尚恩怡怡然朋友以義切切然○正義曰室家安寧身無急難則當與朋友交切磋琢磨學問修飾以立身成名兄弟之多則尚恩其聚集則熈熈然不能相勵以道朋友之交則以義其聚集切切節節然相兢勸以道德相勉勵以立身使其日有所得故兄弟不如友生也○儐爾節傳不脫屨升堂謂之飫○箋私者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

於堂則有飫禮焉○正義曰周語有王公立飫又曰立成禮烝而已飫既爲私不在公朝在路門內也酒肉所陳不宜在庭則在堂矣燕禮云皆脫屨乃升堂少儀云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是燕由坐而脫屨明飫立則不脫矣○和樂且孺傳云九族會曰和孺屬也王與親戚燕則尚毛○正義曰上章已說兄弟宜相親故此言王者親宗族也王有大疑非常之事與宗族私議而圖之陳列籩豆爲飲酒之飫禮以聚兄弟宗族爲好焉而甚歡樂且復骨肉相親屬也言由王親族故宗族亦自相親也○妻子節箋好合至意合

也合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和也王與族人燕則宗婦
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正義曰上章並陳飫燕
之禮此又論內外之歡也王與族人燕于堂上則后
與宗婦燕于房中王之族人見王燕其宗族如王親
之皆做王親親與其妻子自相和好志意和合如鼓
瑟琴相應和于時兄弟既會聚矣其族人非直內和
妻子又九族和好歡樂而且湛又以盡歡也○李氏
曰兄弟既翕必先于妻子者顏之推嘗曰方其幼也
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
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

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蓋其兄弟之所以乖者未必不本于此旣不能敦兄弟之愛則雖室家妻帑必不能樂之故必妻子好合然後可以和樂于兄弟也

伐木篇

序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首章傳云嚶嚶驚懼也鬭伐木之聲而驚懼以與朋友相切磋設言詞以規其友其友聞之亦自勉勵猶鳥聞伐木之聲然也○箋云丁丁嚶嚶相切直也

言昔日未居位在農之時與友生于山巖伐木爲勤苦之事猶以道德相切正也嚶嚶兩鳥聲也其鳴之志似于有友道然故連言之嚶其鳴矣傳云君子雖遷于高位不可以忘其朋友箋云遷處高木者求其友聲求其尚在深谷者其相得則復鳴嚶嚶然未何箋云以可否相增減曰和平齊等也此言心誠求之神若聽之使得如志則友終久必志意和而功業平也○鄭以爲此章追本文王幼少之時結友之事言文王昔日未居位之時與友生伐木于山阪丁丁然爲聲也於時雖處勤勞猶以道德相切直時維聽鳥

鳴之聲似朋友之相切故連言之大意與毛同唯不與爲異耳○蘇氏曰事之甚小而須友者伐木也物之無知而不忘其群者鳥也鳥出于谷而升于木以木爲安而不獨有也故嚶然而鳴以求其友况大于伐木而人之有知也哉○程子曰山中伐木非一人能獨爲必與同志者共之旣同其事則相親好成朋友之義伐木之人必有此義况士君子乎繼言鳥聲相應猶人之朋友相從視鳥如是豈人而不求友乎○或云和平即當在神上說神者理而已矣即天是也和平即天地位萬物育是也朱子所謂吾之心正

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神說文天神引出萬物从示从申○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注神者變化之極妙萬物以爲言不可以形詰○大戴禮云陽之精氣曰神○名物疏按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則天曰神人曰鬼地曰示對文爲異若通而言之則天示人鬼俱可云神盖總是精靈之稱耳○次節許許毛傳云柹(孚廢反)貌羜傳與爾雅俱曰未成羊羜郭云俗呼五月羊爲羜○說文羜五月生羔也○陸農師云羜从宁宁佇也宁其美成而後足用○爾史物性志云諸父用羜

諸舅用牲者羜食禮義親而禮數牲饗禮意重而禮
厚言各有稱也○傳云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
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覲禮曰同姓大國則
稱伯父同姓小邦則曰叔父○禮記曰五官之長曰
伯是職方其擯于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
之伯父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
叔父注云牧尊于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避二伯也
○服虔左傳注云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
叔父○聘禮大國異姓則曰伯舅小邦異姓則曰叔
舅○正義曰此是燕禮非饗也饗烹大牢此雖肥羜

是非饗禮明矣諸侯燕其群臣及賓客之禮禮記云其牲狗不用羊豕此有肥羜者天子之禮異于諸侯也○正義曰儀禮特牲少牢聘禮公食之等皆以簋盛黍稷則八簋是黍稷之器也故云陳其黍稷謂爲食禮案周官掌客職五等諸侯簋皆十二又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六簋此云八簋者據待族人設食之禮也上肥羜釃酒似屬燕禮此八簋似屬食禮互陳之也○長樂劉氏曰簋八則籩豆倍之天子燕禮之數○末章阪博雅云隥者阪也一云陂者曰阪爾雅阪地不平也兄弟父之黨母之黨餱爾雅云餥[音非]餱食

也○說文云餱乾食也○什名餱候也候人饑者以食之也湑傳云莤之也莤所六反酤一宿酒也無酒則卒造一宿之酒箋以經傳無名一宿酒爲酤者酤買也○漢書云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無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樂書曰傳曰坎坎蹲蹲喜也樂之所由生也易曰鼓之舞之以盡神樂之樂也古者作樂始于鼓以作其聲終于舞以動其容坎坎鼓我則發諸聲音而以反爲文也蹲蹲舞我則形諸動靜而蹈厲有節也人道性術之變盡于此矣○丘氏濬曰吉者人君以

嘉禮賓臣者有四焉宗族兄弟也朋友故舊也孤卿大夫士也公侯伯子男也其禮之行也有饗焉有食焉有燕焉然其燕也有因祭而餞有因勞而勞有因閒暇而會所謂饗者烹大牢以飲賓几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以訓恭儉也食者是爲饗禮之中舉樂以肴牲體焉燕則異於饗食之禮示以燕燕其樂無筭也取其驩而已其爵無筭也取其醉而已至于中庸曰燕毛所以序齒坊記曰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則是祭畢而燕四牡皇皇者華所歌則是因勞而勞伐木之燕所謂迨我暇矣飲此湑矣則是因閒

暇而時會也〇蔡邕正交論云周德始衰頌聲既寢
伐木有鳥鳴之刺

天保篇

序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
報其上焉〇首節毛以爲天之安定汝王位亦甚堅
固矣何者天使汝誠信愛厚天下臣民何福而不開
出以予之除開也言開者若有閉藏蓄積令開出之
天又使汝天下每物皆多有所益以是之故物無不
衆多也每物衆多是安定王位甚堅固也〇正義曰
此章言福謂王得福也下章乃言臣民受天祿耳〇

次章傳戩福穀祿也○正義曰言天安定汝之王位故使汝所福祿之人朝廷群臣等盡無有不宜其舉事皆得其所而受天百祿羣臣之外天又下與汝廣遠之福及天下之民汲汲而欲下之唯恐日日不足言天使汝臣民俱受天福是安定爾也羣臣受王爵位故謂羣臣爲汝所授福祿之人○三章箋云興盛也無不庶者使萬物皆盛草木暢茂禽獸碩大莫不增箋云萬物之收皆增多也○韓詩云積土高大曰阜○傳雅云山無石曰阜細土也○地圖云土山曰阜阜高厚也○風俗通曰芒坂曰阜阜茂也○陵什

名云隆也體高隆也○韓詩說云四平曰陵○川什名云穿也穿地而流也○四節禴祠烝嘗正義孫炎曰祠之言食礿新菜可汋嘗嘗新穀烝進品物也詩見禮考○先公鄭氏曰謂后稷至諸盩音綢○史記曰公叔祖類生古公亶父索隱云古公亶父之父世本作太公組紺諸盩三代世表作叔類○正義曰先公謂后稷至諸盩俗本皆然定本云諸盩至不窋疑定本誤中庸注云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司服注云先公不窋至諸盩天作箋云諸盩至不窋所以同是先公而注異者以周之所追太王以下其太王之前

皆爲先公而后稷周之始祖其爲先公書傳分明故
或適數之或不數之組紺即諸盩太王父也文王將
祭所及先公不過組紺亞圉后稷而已○五章箋云
神至者宗廟致敬鬼神著矣此之謂也質成平也民
事平以禮飲食相燕樂而已百姓百官族姓也黎衆
也羣衆百姓徧爲女之德言則而象之○慶源輔氏
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則言在下之民由而不知之
義以見其君之德存神過化民皆由之而不知但質
實無僞日用飲食而已凡動靜作止無不在其君德
化之中其所爲者蓋莫非君之德也正如洪範五皇

極所謂凡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之意○傳以百姓爲百官族姓虞書平章百姓注云百姓百官○張說云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巳其後居諸侯之國土者民以諸侯之姓爲姓居大夫之采地者以大夫之姓爲姓莫可分辨故云出自帝王○朱章如松柏之茂嚴氏謂人君之福非享之一身而巳又如松柏之茂無不承其庇覆者則天地山川羣臣百姓草木禽獸無不賴之矣又云毛鄭以恒爲上弦今考恒字無弦義惟緪字訓弦索亦作緪音亘古鄧切恒與緪同其字與音

義皆不同易恒卦止爲常久之義

采薇篇

序云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正義曰戍守也謂遣守衛中國之役人○廬陵彭氏曰止言遣戍役而不及將帥何也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上大夫以體國爲心固有不待勉者至於小民之愚或以爲上之苦我固不可無辭以遣之也若夫師還之日皆從而勞之忠厚之意也○輔氏曰戍者勤苦

之情大槩最切者有四一則有舍其室家之悲二則有不遑啟居之勞三則有載饑載渴之苦四則有不得其家音信之憂故此詩于首兩章備道此四事以慰之○三章歲亦陽止爾雅云十月為陽○詩緯曰陽生酉仲陰生戌仲是十月中兼有陰陽也四月秀葽靡草死豈無陰乎明陰陽常兼有也○程子曰疑於無陽故謂陽月然何時無陽如日有光之類蓋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移者有消長而無窮者○問十月何以為陽月朱子曰剝盡而坤復則一陽生也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自坤卦積來如一月三十

日以後之一陽分作三十分從小雪後一日生一分到十一月半一陽始成以此見天地無休息〇柰公還云十月本陰而名陽是陽無可盡之理故也聖人設卦坤爲純陰之象上六曰龍豈非抑陰扶陽之意焉〇四章爾三蒼解詁云輦繁貌路車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輂路以即戎車僕掌戎路之倅廣車之倅闕車之倅屛車之倅輕車之倅註云此五者皆兵車所設五戎也三捷箋謂侵也伐也戰也正義曰左傳有鐘鼓曰伐無曰侵皆陳曰戰其實侵名但無鐘鼓而已雖深入亦謂之侵故僖四年諸侯侵蔡蔡潰遂

伐楚是深入名侵也伐名施于重入境雖淺亦名伐鳴鐘鼓以往聲其罪也○五章古者之用兵也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於車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芘兵械衣裘有所齎車之於利大矣○腓程子曰腓隨動也易咸傳曰腓足肚行則先動字書腓者脛腨生民牛羊腓字之腓亦如此訓正以牛羊足不踐嬰兒以足肚回護而過之若字愛然○象弭傳云弓反末也所以解紒也紒內紒意義同音計箋云弭弓反末嵏方血反者以象骨爲之以助御者解

轡紒宜骨也正義曰弭弓反末弭弓之處以象骨爲之也○爾雅云有緣者爲弓無緣者爲弭○孫子兵法云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班固以采薇爲懿王時作

出車篇

序勞還率也○正義曰文王所遣伐玁狁西戎之將帥以四年春行五年春反於其反也述其行事之苦以慰勞之六章皆勞辭也○首章箋云上我我殷王也下我將卒自謂也西伯以天子之命出我戎車于

所牧之地將使我出征伐○牧孔氏云牧地在郊載
師職曰牧田任遠郊之地是也○僕夫正義曰周禮
戎僕掌御戎車王乘以自將也御夫掌御貳車從車
註云貳車象路之副從車戎路之副在牧戎車將帥
所乘御之則戎僕也故下章僕夫況瘁箋云憂其馬
之不正是正御亦在焉○古人用兵必以車戰意在
聲罪致討常觀馬端臨文獻通考曰按兵雖曰凶器
然古之以車戰其坐作進退整暇有法未嘗掩人之
不備而以奇取勝也故韓厥遇齊侯則奉觴加璧郤
至遇楚子則免冑趨風可以死則爲于犨之請矢可

以無死則爲庚公之叩輪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雖春秋伯國之君臣其志在乎爭城爭地然于劫敵之人初不迫于險固如此至戎狄之侵中國則雲合鳥散輕進易退于是車之雍容不足當其徒之慓疾遂至捨車而用徒然彼長于徒我長於車捨我之長技而與角是以兵予敵也故必設伏以誘之未陳而薄之然後可以取勝而車戰之法廢矣秦漢以後之用兵其戰勝攻取者大槩皆如鄭之禦戎晉之敗狄耳何嘗有堂堂正正之舉乎○疊山謝氏曰此章有尊敬王命之禮有憂勤王事之意有整暇勇決之材

有奔走犯難之忠○次章郊安成劉氏曰都城外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也○沈氏曰朱雀莫知何物但謂鳥而朱者然天文家朱鳥乃取象於鶉如鶉首鶉尾鶉火是也○玄武朱子曰謂龜蛇也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鱗甲故曰武○通解毛傳云旆旆旐垂貌有飛揚之義互相發明蓋禮龍旂九旒雀七旒虎則六旒龜蛇則四旒也○黃氏曰抄曰自東萊呂建而不旆之說學者多從之晦庵不以爲然嘗荅東萊書云向見所集說解說戒嚴之目建而不旆不知此有何證左傳建而不旆蓋言治兵而東萊引以言

受命出軍之初也然兩說猶未定近世嚴華谷主旃
庵之說而辨之甚明謂繼旐曰旆旐以金帛爲之續
旐末爲燕尾者名爲旆言旆之本體左傳建而不旆
言張旆也此胡不旆旆乃飛揚之貌生民荏菽旆旆
亦揚起也○老子偃武章云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
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衆以
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孫子九地篇云令發之
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臥者涕交頤金履祥曰出師
以喪禮處之士涕泣蓋必死也惟必死是以能勝之
也輔氏曰兵陰事也必如此然後與陰氣合而嚴重

方整爲謀必深圖功必成不然輕佻率易同兒戲耳烏能有所爲哉○三章通解云此詩爲周王之詩而注云王周王何也毛傳曰王殷王也故朱傳易之如此○呂氏曰軍禮雖無所考以左傳聘禮考之則治兵之時建而不旆受命則張而旆之在道之時則歛而不旆將戰之時則張而旆之左傳平丘之會晉治兵於邾南軍車四千乘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杜預曰軍將戰則旆故曳旆以恐之此治兵不旆將戰乃旆之驗也聘禮使者載旜帥上介衆介以受命于朝遂行歛旜及所聘之竟乃展旜而誓使之旜

猶軍之旆旐也使聽命于朝猶軍聽命于野也使載旟而受命猶軍張旆而聽命也使既行而歛旟猶軍在道而歛旆也使及所聘之竟而張旟猶軍將戰而張旆也○四章簡書正義曰古者無紙有事書之於簡謂之簡書以相戒命之救急故云戒命○爾雅云簡謂之畢注今簡札也○說文云簡牒也○蔡邕獨斷曰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孔仲達云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牘乃方版版廣于簡可以並容數行凡爲書字有多有少一行可盡者書之於簡數行乃盡者書之于方方所

不容者書之於策○什名云簡間也編之篇篇有間
也○春秋閔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左傳曰狄人
伐邢管敬仲言于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
親暱不可棄也晏安鴆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
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
齊人救邢○五章箋云草虫鳴阜螽躍而從之天性
也喻近西戎之諸侯聞南仲既征玁狁將伐西戎之
命則跳躍而鄉望之如阜螽之聞草虫鳴焉草虫鳴
晚秋之時也此以其時所見而興之故諸侯未見君
子南仲之時憂心冲冲然以西戎爲患恐王師不至

故憂也既見君子南仲我心之憂下矣因即美之此
赫赫顯盛之南仲遂薄往伐西戎而平之〇呂氏曰
喓喓草蟲以下六句說者以草蟲之詩有之遂亦以
爲室家之語觀其斷句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其詞
奮張豈室家思望之詞乎毋逝我梁毋發我笱兩見
于谷風小雅之詩其一夫婦也其一父子也〇程子
曰此章復言兵出而衆和爲一方所徯望南仲之功
於此尤盛草蟲阜螽其類相應民心之望王師猶是
也此南仲之伐西戎也〇按竹書紀年皇王大紀後
漢西羌傳武乙暴虐大戎寇邊周古公踰梁山而避

于岐下及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時季歷復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於是太丁命季歷爲牧師自是之後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獲其三大夫王嘉其功錫之圭瓚秬鬯爲侯伯盖帝乙時也及文王爲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遂攘戎狄而伐之莫不賓服乃率西戎征殷之叛國以事紂太史公以出車六月爲周襄王時作班固以爲宣王時作○末章輔氏曰行師之道始出尚嚴肅既歸則尚和樂故出則有誓而歸曰凱旋凱樂也讀此詩前三章則如秋霜之肅後三

章則如春風之和如此然後謂之王者之師且曰玁狁于夷而已則固不貴于略地屠城與尸喋血之事也

杕杜篇

序勞還役也○首章傳云睆實見杕杜猶得其時蕃滋役夫勞苦不得盡其天性而生子孫所以然者由王之事理皆當無不攻緻使我君子行役繼續我所行之日不得休息至日月陽止室家憂傷矣征夫今已閒暇而尚未歸所以憂傷也○二章韡氏曰雖托登山采杞以望君子然念以王事詒父母之憂則非

獨以室家之情而已也○末章疏云毛以爲文王勞戍役言汝之室家云我君子歸期已至今非裝載乎其意非爲來乎何爲使我念之憂心至于甚病由是或卜之或筮之其卜筮俱會聚人占之而言近止則征夫不遠矣室家念汝如是也○胡氏曰王氏云而多爲恤饑渴疾病與死傷與是何期逝不至也○繇疏義曰卜有兆辭筮有占辭皆曰繇○新安胡氏曰王氏云上之人能知其下中心委曲之情而形于歌咏則下悅之出車杕杜是也上之人不能知而其下自陳其勞苦之狀悲傷之情則怨也揚之水鴇羽是

也○輔氏曰詩人勞師勞役體悉其情無所不至而略不及論功行賞之事者何哉古者竭誠盡瘁以勤王之事者人臣之義也君臣各行其事而已下不以賞而望于上上不以賞而夸于下此君臣相與之至情也豈後世所能及哉○豐城朱氏曰是詩皆述其未至之思而不言其已至之樂蓋未歸之時其思念之切如此則既歸之時其喜樂之深有不言而自喻者矣先王之於戍役叙其情而閔其勞所以悅也

魚麗篇

序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

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首章傳云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矣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豺祭獸然後殺獺祭魚然後漁鷹隼擊然後罻羅設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大夫不麛不卵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故山不童澤不竭鳥獸魚鱉皆得其所然○正義曰言武王之時萬物殷盛時捕魚者施笱於水中則魚麗歷於罶者是鱨鯊之大魚非直有此大魚又君子有酒矣其魚酒如何酒既

旨矣且魚復衆多是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朱子曰古人以魚爲重故魚麗南有嘉魚皆特舉以歌之○末三章物䉐皆指魚言○惟其偕矣呂氏曰物雖嘉旨然陸產或不如水產之盛澤物不如山物之蕃猶未可以言偕也○惟其時矣許氏曰所謂時者不專爲用之之時也苟非國家閒暇內外無故則物雖盛不能全其樂也○通解或曰樽酒簋貳曰可用饗而瓠葉兎斯聖人取之魚麗之燕毋乃過于侈乎夫養賢所以養天下也故聖王重之燕享所以致其交也故賢士觀之儉豈所先哉燕之於寢則稱曰賓饗之

於廟則躬爲獻酬禮以食之樂以樂之實以將之猶汲汲然若有所不及也然則損也者其聖人不得已之世乎故魚麗則盡物以優賓瓠葉則薄物必與賓共彼述主人之謙辭此述主人之禮意非以論豐儉也不然北門又何以爲衰世之風乎○黃氏日抄曰王雪山謂後世有魚麗之陣陣凡五每陣又各有五敵入其中者無有不着然則罶者曲薄也雖不盡與陣法相似而曲薄周匝魚之入其中者亦無得而脫也爲魚麗之陣其殆取魚麗之詩之義乎○讀禮記月令見魚麗所詠之不誣也三代之制至周大備仲

冬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糵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夫以此令而通行上下故其酒之極盛如是也自醴酒不設之風起而魚麗之響滅矣

嘉魚篇

序樂與賢也太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箋樂得賢者與共立朝相燕樂也○首章箋云烝猶塵也塵然猶言久如也言南方水中有善魚人將久如而俱罩之遲之也遲直異反喻天下有賢者在位之人將久如而並求致之於朝亦遲之也遲之者謂至誠也

○傳曰嘉魚鯉質鱒鯽肌肉甚美疏義云諸本作鱒鯽肌誤鱗字誤爲鯽字則鯉質鱒鱗爲句肌肉甚美爲句○古說以嘉爲魚名嚴氏曰下文樛木非木名則嘉魚亦非魚名黃氏日抄曰周都西北以南方之魚爲美故曰南有嘉魚未必獨指丙穴之魚也丙穴之魚飲乳泉而美未必元名嘉魚也自詩傳引丙穴之魚釋嘉魚之詩世遂名其魚爲嘉魚好事者遂又名其縣爲嘉魚縣王雪山曰或是因詩取號此說得之也○日抄又曰罩罩汕汕諸家皆以爲取魚之器王雪山曰罩胡郭切魚回斡水聲汕魚上水貌皆羣

行自得之意未如然否按說文亦以汕汕爲魚游水貌○西史物性志云罩罩魚欲逸則罩罩使入汕汕魚欲伏則汕汕使出也求賢之道上籠之如罩下撩之如汕汕其無遺賢矣○三章孔疏引燕禮司正洗觶南面奠於庭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鄭玄引此以釋綏安之義○末章傳鵻壹宿之鳥箋云壹宿者壹意於其所宿之木也喻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我將久如而來遲之也唯君子壹意故欲復與燕加厚之○李氏曰賢者羣然如鵻之來集也嚴氏曰人

君之於賢始則多方勤求之繼則禮貌以招延之其後則賢者聞風自至如翩翩然飛者是孝鳥鵻鳩羣然而自來也○陳氏曰太平之時得賢未必見有益於治失賢亦未必趨於亂是以賢者漸致踈棄不肖者漸致狎昵間有勉強與賢者共享其樂亦不能久今也至誠樂與賢者共之非天資敦厚學與性成不能如是也○詩說曰嘉魚魚麗及瓠葉子貢傳以為皆燕大臣之詩而其詞亦有隆殺焉

南山有臺篇

序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箋人

君得賢則其德廣大堅固如南山之有基矣○詩說此亦大臣美天子之詩也○首章箋云興者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蓋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賢臣以自尊顯只之言是也君以禮樂樂是有德之君子置之於位而尊用之令人君得爲邦家太平之基以禮樂樂是有德君子又使我國家得萬壽之福無有期竟所以樂之也○范氏曰若用賢則天下頌之其用不賢則天下詛之賢人必爲國行善政不賢人必爲國行惡政故用賢則榮不用賢則辱是用賢則有福不用賢則有禍用賢則壽不用賢則夭此天下之通道也○

陳氏曰壽夭天也得賢何益於壽曰君子有四時朝夕晝夜節宣其氣勿羸其體苟不近賢者則非鬼非蜮惑以喪志雖欲壽考得乎○呂氏曰賢才之盛多如此樂哉王者誠可爲邦家之基矣誠可以萬壽無期矣五章反覆詠歎之樂之至也○左傳昭十三年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公會諸侯于平丘及盟晉侯不見公公不與盟鄭子產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日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

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樂也○四章遐不眉壽箋云遐遠也遠不眉壽者言其近眉壽也○函史物性志舉南山之有臺有桑有杞有栲枸北山之有萊有楊有李有杻楰言無不具有與魚麗同義樂得賢之盛也○易隨之九五孚于嘉吉兌之九五孚于剝有厲大抵自天子至于庶人親賢則吉近不善則凶也此詩君子德之可仰也如此而王人尊之者如此所謂孚于嘉而非孚于剝者耶○朱子駁序云看詩便有戕殘人意思令讀之無所感發者正是被諸儒解

發了死看詩人興起人底意思如南山有臺之序蓋見詩中有邦家之基故如此說才如此說定便局了一詩之意○或疑燕賓客不足以當萬壽之語劉氏曰此詩上下通用之樂當時賓客容有齒爵俱尊足當之者蓋古人簡質如士冠禮祝辭亦云眉壽萬年又況古物銘所謂用蘄萬壽用蘄眉壽萬年無疆邪其眉壽萬年無疆之類皆爲自祝之詞則此詩以萬壽祝賓庸何傷乎

蓼蕭篇

序澤及四海也○朱傳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安成

劉氏曰左傳晉郤至曰宴以示慈惠蓋謂升殽于俎相與共食所以示慈愛恩惠也○記注云享以服爲王故曰訓恭儉燕以親爲主故曰示慈惠○首章箋與者蕭香物之微者喻四海之諸侯亦國君之賤者露者天所以潤萬物喻王者恩澤不爲遠國則不及也末句云感王之恩皆稱揚王之德美是以使王得有聲譽又常處天子之位芍言爲天子所保不憂危亾也○慶源輔氏曰諸侯來朝天子天子見之而得以輸寫其心而無所畱隱相與燕飲語笑和悅則上下皆可以保有其聲譽與和樂也苟上之於下也有

所疑而不敢盡其情下之於上也有所畏而不敢申其意則是上下不交否之時也禍端亂萌皆由于此而何能保有其和樂于長久乎○疏義曰露零于蓼蕭天子以心寫於諸侯皆天道之下濟者而語又相應也故爲興夫上下交而志意通則君臣皆遂其樂矣若此有所疑彼有所畏倩嫌妨忌安能致此樂乎○三章正義曰遠國之君既朝見君子爲君子所接遇故皆甚安而情又喜樂以怡易也君子既接遠國得所而又燕見以盡其歡是君子之能宜爲人兄宜爲人弟隨其所爲皆得其宜故能有善德之累壽豈

樂之福也○通什曰諸侯繼世而立三年喪畢則入
覲于王此詩於其來朝而歌之○康誥曰于弟弗念
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
大抵疑忌兄弟者薄世之常情也春秋或出奔而書
弟或盜殺而書兄皆正人倫而存天理為後世訓也
○末章箋云此說天子之車飾者諸侯燕見天子天
子必乘車迎于門是以云然攸所也○程氏云和金
口木舌鸞金口金舌鸞在衡上近於馬和在軾上衡
是車前橫木駕馬者即軛也軾是車上橫板手所憑
伏以致敬者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鳴

自然有箇節奏若車行速則不相應行遲則不響若雜然都響皆不合節奏○埤雅曰鸞雌曰和雄曰鸞○許氏曰天子雖爲天下之共戴而其用禮乃與其臣非有大相遼絶之勢蓋遠則疎而近則親疎則離而親則合故天子之禮用十有二而上公之禮用九君臣相去之間特三命耳所以三公坐而論道更相可否堯庭之都俞吁咈虞庭之賡歌君臣之間雍雍和樂而敬愛之心未嘗不存于其中三代聖君蓋莫不由是道也觀宴樂羣臣之諸詩可見矣至于蓼蕭之詩尤見畀畀樂易直猶賓主相敵喜幸之詞安有

一毫自尊陵下之意其曰見君子而我心寫燕笑語是以有譽處固備其謙接之語至曰爲龍爲光則又其卑孫之極者也上之人禮容揖孫乃如此而爲下者所以承順悅服又當何如耶豈弟之氣象盈於朝廷被於天下其化安得不至於比屋可封哉自秦始皇尚氣勢而不知德義又自尊而卑人務使君臣之禮懸絶如天地然後上下之情離而亂臣賊子奸名犯分者愈衆矣

湛露篇

序天子燕諸侯也〇詩說曰天子燕同姓諸侯之詩

○言蓋云其皆譽之在物湛湛然使物柯葉低垂喻諸侯受燕爵其義有似醉之貌諸侯旅酬之則猶然唯天子賜爵則貌變肅敬承命有似露見日而晞也不醉無歸傳云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湛宗也○儀禮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閽人為燭于門外是兩階門庭皆有燭也○燕禮無算爵無算樂○燕禮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反坐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內霤遂出○

韓詩曰夫燕之禮不脫屨而即序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醧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沉閉門不出者謂之湎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醧不可以沉不可以湎湑湑夜飲湑湑和悅貌○疏義云諸侯來朝以早則敬之至天子燕之及夜則愛之深○二章箋云豐草喻同姓諸侯也載之言則也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其讓之則止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而樂桓公命以火繼之敬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於是乃止此之謂不成也○宗註云盖路寢之屬也公羊傳

路寢者何正寢也何休註曰公之正居也路者大也寢者居也〇三章箋云杞棘異類喻庶姓諸侯也〇疏義曰杞棘性堅強承露雖厚而不低屈飲酒之盛而不困於酒則可謂令德矣〇謝氏曰顯者其心明白洞達允者其心忠信誠慤無一毫可疑也〇末章箋云桐椅同類而異名喻二王之後也其實離離喻其薦俎禮物多於諸侯也飲酒不至於醉徒善其威儀而已謂陔節也謂當奏陔夏之節猶善威儀舉其終也〇輔氏曰明信者固宜其有德矣樂易者則恐其或略於威儀也樂易君子而威儀無不令焉此所

以爲成德也旣醉則情或佚焉托宗則儀可略矣然莫不令儀此其所以爲成禮也○朱子曰文義也只如此却要諷味實見他至誠和樂之意方好○左傳文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爲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彤弓篇

序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孔子曰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首章箋云言者謂王策命也王賜朱弓必策其功以命之受出藏之乃反入也○疏言天子以此賜我我則於王受之矣既受之我當於家藏之以示子孫不忘大功也○傳云朱弓以講德習射○孔疏云弓皆漆之以禦霜露必以赤色周所尚也若旅弓矢則色黑周禮無彤弓之名夏官司弓矢云唐弓大弓以授勞者注往來體若一曰唐弓大弓勞者勤勞王事也○華谷嚴氏曰賜弓不張故云弨○孔氏曰饗者烹大牢以飲賓殺牲俎豆盛於食燕○一朝

饗之司馬法曰賞不踰時欲其速得爲善之利也○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王制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嚴氏曰天子以彤弓賜有功諸侯弨然而弛賜弓不張也令諸侯受藏之示珍重之意也又稱此受賜諸侯爲嘉賓言吾中心至誠貺賜之故陳鐘鼓之樂一朝設饗禮而畀之饗禮用早朝也彤弓非常賜也鐘鼓大樂也饗盛禮也設盛所以重彤弓之賜也○二章傳載謂載以歸也箋出載之車也右之者主人獻之賓受爵

奠于薦右既祭俎乃席末坐卒爵之謂也○正義曰下章言醻醻賓之前止有獻賓初獻未得名爲勸則勸者非以酒勸賓謂設享禮勸其功也成二年左傳曰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是也○謝氏曰古人以右爲尊也○末章疏云勸既非勸酒則醻亦不得爲醻酒王肅云醻報功也○正義曰案燕禮賓既受獻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賓以虛爵降賓坐取觚奠於篚下盥洗卒盥揖升酌以酢主人於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又曰遂卒爵是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也又曰主人洗盥升媵觚於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

拜賔賔降筵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又曰主人酌
謄賔西階上拜受爵於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賔升
席坐祭酒遂奠於薦東是主人又飲而酌賔曰醻也
其鄉飲酒亦然○孔疏左傳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
則獻於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是中國之功不獻捷
也其獻唯四夷之功乃獻之其賜有功則賜之不須
四夷之功始賜之也晉文侯夾輔周室平王東遷洛
邑無伐四夷之功王亦賜之弓矢尚書文侯之命是
其事也僖二十八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獻功于王
王饗醴命晉侯宥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以弓矢按

此是四夷之功錫弓矢宜也若平王之賞非也襄八年晉范宣子來聘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李氏曰周室東遷之後賞罰無章然彤弓之賜唯及晉文侯文公二人則先王盛時可知矣

菁莪篇

序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菁莪樂育材者歌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俊士造

士進士養之以漸至于官之○疏南有嘉魚言樂與
賢也南山有臺云樂得賢者彼謂在位及人君於時
樂求賢者本在上之心非下人所樂此則下人所樂
樂君之能育材也○詩說曰天子燕賓與之士則歌
之○首章傳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
○箋長育之者既教學之又不征役也既見君子者
官爵之而得見也見則心喜樂又以禮儀見接○三
章錫我百朋箋謂得祿多言得意也○五貝漢書食
貨志以爲大貝牡貝幺貝小貝不成貝爲五也言爲
朋者爲小貝以上四種各一貝爲一朋而不成者不

爲朋言有五種之貝貝中以相與爲朋非總五貝爲一朋也○末章傳楊木爲舟載沉亦沉載浮亦浮○箋云舟者沉物亦載浮物亦載人君用人文亦用武亦用於人之才無所廢○疏云如載飛載止及載震載育之類箋傳皆以載爲則則此亦當作則如所解是以載解義非經中之載也○朱子舊說曰先王盛時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其制見于周官孟子與禮記漢儒之說者皆不同也蓋其詳不可得而考矣至以爲教之以孝弟忠信詩書禮樂養其良知良能之善以候其成德而賴其用焉則其言未嘗不

同故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此所謂長育人才者能如是則天下喜樂之宜矣○韓昌黎曰旣見君子樂且有儀天下美之之詞○范氏曰養天下之賢才莫如致敬以有禮則賢者出風俗厚矣○左傳文三年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愼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昭十七年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六月篇

鄭氏詩譜曰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時正之次也釋文曰從六月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節南山至何草不黄四十四篇前儒申公毛公皆以爲幽王之變小雅○序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

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墜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首章玁狁熾論作猃用急作用戒○傳棲棲簡閱貌飭正也日月爲常服戎服也○疏戎車有五春官車僕掌戎路之倅廣車之倅闕車之倅屏車之倅輕車之倅此五者皆兵車所設五戎也○周禮司服曰凡兵事韋弁服○廬陵李氏曰

皮去毛熟治曰韋韎赤色也凡衣同冠色衣韎韋則弁亦韎韋也皮弁服素裳白舄韋弁服亦與之同也○疏云戎服言載之者以戰伐之時則服之在道未服也周禮云韋弁皮服皆素裳白舄戰伐用韋弁不用皮也○三章謝氏曰薄伐者叛則伐之服則舍之不窮征遠討也伐征必嚴不嚴則軍心不齊爲帥必敬不敬則軍事不整故曰有嚴有翼○輔氏曰兵陰事也用之當以嚴敬爲主不嚴則不整不敬則不肅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此王國之所以定也定則不止於匡矣○通解云古者六鄉出軍恐每鄉皆有帥

將其大者帥其小者故以皆言考甘誓周禮等書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即五家爲比也伍有五長孔疏云六軍之將皆命卿帥從伍長以上但以鄉統名焉○四章元戎夏后氏曰鉤車鉤鞶行曲直有正也殷曰寅車寅進也○元戎緩輪馬被甲衡枙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冐突先啟敵家之行伍也○五章疏曰不言與戰經云至于太原是宣王德盛兵強玁狁奔走不敢與戰吉甫直逐出之而已○王應麟曰後漢西域傳穆王西征犬戎遷戎于太原夷

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宣王遣兵伐太原戎戎不克蓋自穆王遷戎于太原而太原為戎狄之居宣王僅能驅之出境而已其後料民太原而戎患益深驪山之禍已兆于此其端自穆王遷戎始西周之亾猶西晉也書此以補詩說之遺○末章鄭以包魚鱉膾鯉為加其珍美之饌所以極勸也疏言燕禮其牲狗天子之燕天子之燕不過有牢牲魚鱉非常膳故鄭云加之○孝友德行第一事故曰行仁之本孝友全而百行備矣張仲以孝友入佐天子君陳以孝友出尹東郊大舜以孝友勝

爲天子○范氏曰諸友王之諸臣也呂氏曰酒誥曰矧太史友內史友君固以臣爲友也盖其親近者也○范氏曰宣王使吉甫征伐而與張仲居朝所以輔其德也苟無孝友忠信之臣養君之心則雖征伐有功于外而不善之政將出于內朝廷心腹也戎夷四支也故孝友之臣日納王於善而敦厚之然後戎狄可攘而外患可除矣○王氏曰吉甫爲將于外而內無忠順之臣與之同志者輔王耳目而通其心則妨功害能之人至矣妨功害能之人至則若吉甫者其身之不閔何暇議勝敵哉

采芑篇

序宣王南征也○詩說曰宣王命方叔征荆荆人來歸史籀美之○首章箋云興者新美之喻和治其家養育其身也疏云新田菑畝謂已和耕其田生長其芑必肥美可食以興蒙教被育之士已和治其家養育其身必武勇可用釋地文菑者災也畬和柔之意孫炎曰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是也天子六軍令三千乘則十八軍矣所以然者承厲王之亂荆蠻內侵衆少則不足以敵之故美其卒盡起

而有此三千也○嚴氏曰芑嘉穀也李氏曰毛以薄言采芑爲菜豐水有芑爲草惟穈惟芑爲穀王氏皆以爲穀○通解云以盡起之卒而皆習於陳法周家兵農之制素矣師衆也扞禦也與衆扞敵視人自爲扞者異故曰陳法○詹道傳曰尚書孔疏凡出車一乘則有兩車一正一副一曰輕車甲馬四匹甲士三人在車上左主射右主刺中主御步卒七十二人隨之前拒二十四人左角二十四人右角二十四人共七十二人二曰重車牛十二頭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皆所以佐兵

車者兵車以戰大車以載輜重兩車總百人○鉤膺孔疏曰五路惟金路有鉤以金為之馬領之飾也在馬膺之飾惟有樊纓故引樊纓以解膺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罽音計織毛為之周禮春官巾車云金路以賓革路以即戎集傳訓戎路是革路也蘇氏曰金路赤飾許氏曰金路同姓以封方叔或非同姓而方叔元老是為上公亦得乘金路矣孔氏曰方叔不乘革路者以革路臨陣所乘○二章中鄉箋云美地名軝長轂言朱而約之謂以朱色纏束車轂以為飾輪人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容者治轂為之形容也篆

轂約也以皮纏之而加以朱漆也命服命爲將受王命之服也○珮玉上有葱珩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注周禮 ○董氏曰旂諸侯所建也旐縣鄙所建也九旂之物大常所建王旞旌象輅木輅所建其諸臣之旂旗爲上旐爲下此言上下所建則餘兼得舉矣○朱子曰南征荆蠻想不甚費力不曾大段戰鬬故只盛稱其軍容之盛而已○孔氏云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六親不和有孝慈明名生於不足詩人所以盛矜于強美者爲宣王承亂劣弱矣而言之也○劉氏曰或曰吳起可謂知戰矣親與士卒最下者

同其甘苦曰是何足以言知戰也子見夫乞人乎呼號偃仆乎康莊之間其聲可哀也不若是不足以濟其身若乃家丈人者五十可以衣絲七十可以食肉子孫奉之耳父母之讐不共天下兄弟之讐不與共國非虛加之也然後稱于人情視民如子者民報之如父母視民如弟者民事之如兄無所讐云爾有則爭先致力焉子弟豈待父兄已均其苦然後爲用哉故用民者矯之以身徇之以愛濟之以術苟取時之勝而已惡可以久也詩云服其命服朱芾斯皇八鸞將將道上不失其度下不失其節也○三章箋隼急

疾之鳥也飛乃至天喻士卒勁勇能深攻入敵也亦
集於其所止喻士卒須命乃行也疏謂雖則勇勁亦
禀於將帥之命不妄動也鉦鼓傳云鉦以靜之鼓以
動之○黃虛　軍訣云牙旗者將軍之精金鼓者將
軍之氣一軍之形候也○末章元老傳云五官之長
出于諸侯曰天子之老如雷霆箋云雖久在外無罷
勞也○嚴氏曰武以克壯其猶爲勇決之意今老方
叔南征從容閒暇如此卒使蠻荆聞風畏服不戰而
屈之非取其老而勇决也易大壯注壯者威盛強猛
之名詩人之意正謂少年輕俊之人往往以勇力求

勝未能深謀遠慮唯方叔老成故能尚謀不尚戰以謀爲壯不以力爲壯也六月之詩事勢急迫采芑之詩詞氣雍容盖北伐則四夷交侵初用兵也南征則北方已服中國麤定方叔乘北伐之威以臨荆蠻也下篇車攻則中興之功成矣○淮南子云夫將者必先獨見獨知獨見者見人所不見也獨知者知人所不知也見人所不見謂之明知人所不知謂之神明者先勝者也先勝者守不可攻戰不可勝攻不可守正壯猷之謂也○傅玄讚楊阜云構潛謀以龍變應事機而虎發○陳思王征蜀論云將以謨謀爲劍戟

氣略爲旌旗○孫子兵法云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庾闡揚都賦云運籌則淵廻抱靡則虎步

車攻篇

序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服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詩說曰宣王大閱於東都諸侯畢會史籀美之○首章徂東疏作往東都與諸侯行會同也○二章傳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爲門既爲防限當設周衛而立門焉乃以褐布纏通帛旃之竿以爲門之兩旁其門蓋南開並爲二門用四旃四褐也裘纏質以爲槸又以裘纏椹質以爲門中之闑闑車

軌之裎兩邊約車輪者間容握所門之廣狹兩軸頭去旃竿之間各容一握人四指爲四寸是門廣於軸八寸也驅而入入此門當馳走而入不得徐也以教戰試其能否故令驅焉擊則不得入若擊之其軸頭擊着門榜旃竿則不得入所以罰不共也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以天子六卿分爲左右雖同舍防內令三軍各在一方取左右相應不得越離部伍故有二所也教戰旣畢士卒出門乃驅禽納之於防然後焚此防草而射之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于其下舉綏爲表因獻禽其下也故戰不出頃戰塲有頃界戰者不出其界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出於頃防者不逐之古之道也○晁氏曰昔夏后初都陽城南踰洛陽百里而遠殷湯遷亳東踰洛陽五十里而近皆會洛

陽而不都周周與武王既定鼎郟鄏厥後召公相宅洛邑周公營成周其意盛矣宣王此舉豈不欲成周召之志與且宣王嘗狩于岐石鼓之詩亦偉矣夫子乃舍而弗録得非岐狩爲常而東都之狩非常乎○禮書曰先王之時國馬足以行車公馬足以稱賦及其用之則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牛三頭馬四匹此國馬也校人以下所掌此公馬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王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六馬各一騶主之又一總主者爲七騶○三章鄭說

文云囂也氣出頭上故從㗊從頁頁頭也牛刀切今讀作梟非左傳晏子之居近市湫隘囂塵杜預注囂聲也周禮司市之文曰禁其鬬囂注鬬以力爭囂以口爭交市之地必多爭故禁之又地名尚書序仲丁居於囂其地在陳留浚儀秦之敖倉也三川爲天下朝市故曰敖敖即囂也左傳有囂氏之隧可證愁歎之聲亦曰囂所謂讒口囂囂也此選徒囂囂音翺漢書囂囂若不足詩又云哀鳴嗷嗷食貨志天下謷謷荀子云天下敖敖若燒若焦字雖異義則一也又歎欣之聲亦曰囂所謂人知之亦囂囂也人名隗囂皆

音敖今亦音鼇非也又史記注青陽在青之陽玄鄉在玄之鄉唐詩春雲生嶺上積雪在鄉間梁宣帝七山寺賦神峊峊而特立仙的的以孤臨或以鄉對嶺或以鄉對的則凡山凹之地皆名爲鄉也市之名鄉者亦猶后世名市曰墟也交易市合則鄉市散則墟（升菴集） 東萊呂氏曰敖山名晉師救鄭在敖鄗之間士季設七覆於敖前則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翳薈可以設伏所謂東有甫草即此也○四章傳諸侯赤芾金舄舄達屨也天官屨人注云舄有三等金舄爲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金舄黃朱色加金爲飾

故謂之金舄白舄黑舄猶有在其上者爲尊未達赤舄則所尊莫是過故云達屨言屨之最上達者也此舄也而曰屨屨乃通名也○臨川王氏曰人君宜朱芾而此赤芾者會同故也泣其臣庶則朱芾君道也故方叔服其命服則朱芾會同於王則赤芾臣道也故此會同則赤芾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者無常期有事則來朝而受命殷見者十有二年而王不巡狩則六服衆諸侯皆來朝○五章傳云决鉤弦也拾遂也飲利也射夫既同疏云既田畢王以餘獲之禽賜之則以此射夫而取之此射夫皆已射一番

若中得禽者既同復將射之位欲更射以求禽也若以射之而不中者則又助我中者舉積禽矣○放弦謂之遂詩詁云韝左臂拾其衣袖以利弦故曰拾○六章兩驂不猗傳言御者之善也○七章疏分別殺之三等自左膘而射之達過于右肩髃爲上殺以其貫心死疾肉最潔美故以爲乾豆也射右耳本箋云射當爲達亦自左射之達右耳本而死者爲次殺以其遠心死稍遲肉已微惡故以爲賓客也射左股髀而達過于右脅髃爲下殺以其中胃死最遲肉又益惡充君之庖也面傷不獻者謂當面射之翦毛不獻

謂在傍而逆射之二者皆爲逆射不獻者嫌誅降之義不成禽不獻者惡其害幼少此不能使獵者無之自君所不取以示教法耳禽雖多擇取三十焉鄭云三十者每禽三十以君之獵不宜諸種止取三十故以爲每禽焉則宗廟賓客君庖各十也其餘每禽三十之外以與卿大夫士習射澤宮所謂班餘獲射也不言諸侯諸侯不常在卿大夫尚得與射諸侯在射可知也以大獸公之非役已物君賜使射故非中不取言鄉者田獵所取用勇力今射者禮樂所取用辭讓也○末章有聞無聲傳云有善聞而無諠譁之聲

也○春秋宣榭火傳曰宣王南征北伐講武於此遂以爲廟張氏謂復會諸侯于東都因存其廟古者祖有功故不毁也

吉日

序美宣王田也能愼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詩說曰宣王田獵復古史籀美之○首章爾雅云太歲在戊曰著雍○說文云戊中宮也象六甲五龍相拘絞也戊承丁象人脅○什名云戊茂也物皆茂盛○漢書云豐茂于戊○箋云戊剛日也○正義曰馬國之大用王者重之故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執駒

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特良馬也）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並用仲月剛日祭于大澤祭必用戊者日有剛柔猶馬有牝牡將乘牡馬故禱用剛日傳所云惟戊順類乘牡也○嚴氏以田車既好以下爲禱之之詞云此告神以將獵實戊日末田也○二章爾雅云太歲在庚曰上章○史記云庚者言陰氣庚萬物故曰庚○漢書曰斂更于庚○說文云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也庚承已象人齎○什名云庚猶庚也堅強貌○曲禮外事以剛日擇馬亦用庚爲剛日也○午爾雅云太歲在午曰敦牂○史記云午

者陰陽交故曰午○漢書曰咢布于午○說文云午牾也五月陰氣午逆陽冒地而出○孔氏曰擇馬用午月蓋於辰午爲馬故也○漢書翼奉云南方之情惡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喜行寛大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三章悉率左右以燕天子箋云率循也悉驅禽順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也疏云謂已入防中以禽必在左射之武令左驅令左皆使天子得其左廂之便以其未明故箋又申之云循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末章以御賓客且以酌醴傳云饗醴天

子之飲酒也箋御賓客者給賓客之御也賓客謂諸侯也酌醴酌而醴羣臣以爲俎實也疏云御者給與克用之辭○文選注醴甜而不泲也○選徒擧柴之類言於車攻伯禱差馬之類言於吉日蓋彼此互見而詞簡意足此雅之所以雅也漢時獵賦君子虛上林等作遑恠夸靡侈張耳目可爲雅亾一嘆云

鴻鴈篇

序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首章箋云鴻鴈知辟陰陽寒暑者興者喻民知去無道就有道之子傳云

侯伯卿士也劬勞病苦也箋云侯伯卿士謂諸侯之伯與天子卿士也是時民既離散邦國有壞滅者侯伯久不述職王使廢于存省諸侯於是始復之故美焉疏云言鴻雁避所忌就所欲往飛之時肅肅其羽爲聲也興萬民去所惡就有道而歸往之時其心喜樂也此萬民所以有可就者以時王遣使是子侯伯卿士於是巡行其邦國勞來天下之民病苦於外野故萬民得歸之此侯伯卿士既安集萬民又稱王命巳曰不但安民而巳亦當及此可憐之人貧窮者令賙餼焉又哀此鰥寡當收斂之使有所依附也○鰥

什名云昆也昆明也愁悒不寐目恒鰥鰥然故其字從魚魚目恒不閉者也○白虎通云鰥之爲言鰥鰥然無所親也○孝經注云男子無妻曰鰥○寡小爾雅云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寡夫曰煢寡婦曰嫠或曰寡丈夫曰索○許慎曰楚人謂寡婦曰霜○什名云寡踝也踝踝单獨之言也○孝經注云婦人五十無夫曰寡○次章疏云鴻雁性好居澤今徃來而集於澤中得其志也與萬民亦情樂處家今得還歸亦得其所也民之得安處者由是子侯伯卿士又於壞滅之國徵民起築垣墻令有堵俱起由是得還定也

又言侯伯卿士勸巳萬民曰雖則今劬勞而當久得安居不可憚勞也○傳云一丈爲版五版爲堵箋云春秋傳曰五版爲堵五堵爲雉雉長三丈則版六尺疏云毛言五版版爲堵謂累五版也版廣二尺故周禮說一堵之墻長丈高一丈是版廣二尺也○韓詩說云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又云堵四十尺雉二百尺以版長八尺接五版而爲堵接五堵而爲雉○鄭曉古言云一丈爲板言其長五版爲堵言其高五堵爲雉雉長二十丈○豐城朱氏曰惠鮮鰥寡文王之所以興也哀此煢獨幽王之所以亡也哀此鰥

寡宣王之所以中興也夫鰥寡孤獨乃天民之窮而無告者聖人一視同仁雖無一物不在所愛而發政施仁必自鰥寡孤獨始誠使鰥寡孤獨各得其所則天下民無不被其澤者矣宣王之勞來安集其得文王之家法也與（）左傳文十三年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襄十六年秋齊侯圍郕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

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什憾于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閒恐無及見中行獻子賦祈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注鳩聚集也有兵寇則人民不得聚集也

庭燎篇

序美宣王也因以箴之○詩說曰庭燎宣王勤政史籀美之○首章央傳云旦也說文久也已也王逸注

楚辭央盡也正義曰未央者前限未到之辭猶云夜未渠央也傳言央旦者旦是夜屈之限謂夜未至旦非訓央爲旦也王肅云央旦未旦夜半是也○渤海胡氏曰說文云央中央也廣雅云央極中也如宛在水中央央亦中也○庭燎樹之於庭燎之爲明是燭之大者故云庭燎大燭也秋官司烜云邦之大事供墳燭庭燎注云樹于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云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是天子用百以物百枚并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二章

艾毛意取名於耆艾艾者是年之久從幼至艾爲年
久似從昏至旦爲夜久㚇易之以芟艾之艾一物之
全猶一夜也以刀刈芟猶刈昏芟竟猶旦也○三章
晨傳云明也○說文𠦪早昧爽也從臼從辰辰時也
亦聲𡖄音[illegible]夕爲𡖄𡖄即夙字臼辰爲晨皆同意○什名云
晨伸也旦而日光復似見也○許氏曰此周王勤於
視朝之詩可見卧不安席中夜以思唯恐時之後也
是以及時視朝而號、嚴肅執事者恪恭陳列以時
百官之入朝者亦皆先時而至而車服威儀莫不和
整以俟聽朝終篇未嘗言王之勤而勤勞之意自見

於言外矣○舊說云天道惟勤故能成萬物君道惟
勤故能理萬幾自古帝王罔以勤政爲之本而亦未
嘗不資賢妃爲之助說者謂宣王納姜后之諫自是
早朝宴罷而是詩作焉吁夜如何其之詩待罪永巷
之史宜其並傳爲萬世訓也與○列女傳曰周宣姜
后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嘗臥而
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旣出乃脫簪珥待罪於
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
至若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
夫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興也

原亂之興從娌于起娌子生亂當服其辜敢請娌于之罪惟君王之命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過從寡人起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于政事早朝晏退繼文武之迹興周室之業卒成中興之名爲周世宗○呂氏曰宣王其志雖勤然未能安定凝止躍然有喜事之心焉斯其所以不能常也

沔水篇

序規宣王也○詩說曰宣王卽位乞言於羣后而作○首章箋云水流而入海小就大也喻諸侯朝天子亦猶是也春見曰朝夏見曰宗載之言則也言隼欲

飛則飛欲止則止喻諸侯之自驕恣欲朝不朝自由無所懼心也邦人諸友傳謂諸侯也兄弟謂同姓臣也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也箋云我同姓異姓之諸侯女自恣聽不朝無肯念此于禮法爲亂者女誰無父母乎言皆生於父母也臣之道資于事父以事君○孔氏曰朝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二章湯湯傳言放縱無所入也箋喻諸侯奢僭旣不朝天子復不事侯伯載飛載揚傳言無所定止也箋喻諸侯出兵妄相侵伐不循法度如此我念之憂不能忘也○三章箋隼之性待鳥雀而食飛循陵阜者是

其常也喻諸侯之守職順法度者亦是其常也今小人好詐僞爲变易之言使見怨咎安然無禁止由王不能察讒也我我天子也友謂諸侯也言諸侯有敬其職順法度者讒人猶與其言以毁惡之王與侯伯不當察之乎〇通解云嘗誦此詩始知聖人之深惡佞人也自昊天之有若人也而君臣之道喪自小弁之有若人也而父子之恩絶自何人斯之有若人也而朋友之義虧自巷伯之有若人也而士大夫之心離自十月之有若人也而地震天鳴下民孽作矣國有佞人亦曰殆哉此沔水之所以念亂也〇宣王晏

起姜后請愆則庭燎之箴始勤終怠可見矣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則沔水之規譏言其興可見矣

鶴鳴篇

序規宣王也箋教宣王求賢人之隱而未任者○首章傳云皐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良魚在淵小魚在渚箋此言魚之性寒則逃於淵温則見於渚喻賢者世亂則隱治平則出在時君也何樂于彼園之觀乎爰曰也曰上有善樹之檀而其下惟有惡木之蘀以興何以樂彼之朝而欲往觀之乎以上有德善之人而其下惟有不賢之人所以往也錯石也可以琢玉

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謂興國沉滯之賢任而官之可成治也

祈父篇

序刺宣王也箋刺其用祈父不得其人也此司馬也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書曰若疇祈父謂司馬也司馬掌祿士故司士屬焉又有司右主勇力之士時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爲敗于乿之戰是也自謂王之爪牙以鳥獸爲喻當爲王閑守之衛不當移我從軍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鄉六鄉不足取之六遂六遂不足則取之公卿采地及諸侯邦國不取于王

爪牙之士○有毋之尸饔疏云千畒之戰王之郊內勝負不至多時而恨其不得代毋爲父陳食者時王室既衰戰則恐敗恨其轉巳故舉此以刺不爲多歷時日而恨也○通鑑外紀三十三年王伐太原戎不克三十八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三十九年戰於千畒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四十一年王征申戎破之轉予于恤蓋謂此四役也○詩緝曰宣王料民太原人不足用乃令祈父出禁衛以從軍此宣王之失非祈父所得專也作者呼祈父而責之所以刺宣王也○范氏曰讀詩至於庭燎未嘗不嘆古之君子

愛其君之至也知其將失也則就其美而箴之箴之而不可則規之規之不可故𫛞鳴誨之誨之不可然後祈父刺之然則刺其君者豈詩人之心哉蓋不得已也夫有宣王之功而不至於文武此詩人之所惜也故其先後淺深之序如此○詩說曰圻招穆王西征七萃之士咸怨祭公謀父作此詩以諷諫也

白駒篇

序大夫刺宣王也箋刺其不能留賢也○首章於焉逍遥箋云今於何逍遥乎思之甚也○三章傳賁飾也箋願其來而得見之易卦曰山下有火賁賁黃白

色也正義曰言乘白駒而去者其服賁然而有盛飾願其來思而得見之也願之而來即賁之公侯之尊可得逸豫若非公侯無逸豫之理爾豈是公也豈是侯也何爲亦逸豫無期以友乎思而不來設若非與之訣汝誠在外優游之事勉力行汝遁思之志勿使不終也極而與之自訣之辭也○朱子曰賁王氏讀爲奔字言其來之速也○謝氏曰賁者華采也賢人所過之地山川草木皆有精采蓬戶蓽門皆有輝華也○楊升菴集爾公爾侯宋人經義云以爾爲公則夙夜在公以爾爲侯則謹爾侯度勞於王事逸無期矣

聯思其憂豫無期矣何如怡然處順愼哉爾之優游確乎不拔勉哉爾之遁思乎蓋爲國家計則深惜賢者之去爲賢者計則又深體其情之不容不去也此深得詩人之旨可補詩傳之未備○末章在彼空谷傳空大也旣賢人在彼大谷之中矣思而不見設言汝於彼所至主人禮餼待汝雖薄止有生芻一束耳當得其人如玉者而就之不可以貪餼而棄賢也○呂氏曰所謂伊人於焉逍遙於焉嘉客斯人也何人也蓋廊廟之人也所謂伊人乃於此而逍遙乎乃於此而爲嘉客乎旣幸其來以爲榮復深嘆其所處非

其地也其言雖含蓄而未發其辭氣則慘然而不樂矣至三章明言之矣賢者賁然來我之舍去朝適野時事蓋可知矣爾公爾侯猶逸豫無期而不知懼乎於是乎與賢者决别愼爾優游言善自保護無以優游自逸而失衛生之節也勉爾遁思者言勉哉行矣自重也若决别之辭也仰而慨然責公卿俯而眷然别賢者其情意至今可識也四章疑其遂忘世也故勉之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此雖祝其音問無絶亦以君臣之義微諷之○朱子曰宣王姊也任賢使能如申伯山甫韓侯或爲將或爲相或爲諸侯如方

叔召虎或征蠻荆或伐玁狁或平淮夷至其晚年怠心一生如虢文公之徒諫旣不行則小人乘間而用事矣故觀祈父詩則司馬非其人矣小人在位則賢者必不得志矣故白駒之詩留賢者而不肯留也○詩緝曰當時賢能布列白駒一賢之去若未關大體詩人以爲宣王惜之盖見幾也○通解云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白駒賢者有焉又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白駒詩人有焉昔孔叢子曰吾于考槃見遯世之士無悶于世吾于緇衣見好賢之至是詩盖兼之矣

黃鳥篇

序刺宣王也箋刺其以陰禮教親而不至聯兄弟之不固疏婦人自爲夫所出而以刺王之由刺其以陰禮教男女之親而不至薦聯結其夫婦兄弟之道不能堅固令夫婦相棄是王之失教故以刺之也陰禮謂男女之禮婚姻以時男不曠女不怨是也大司徒十有二教其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首章傳云興黃鳥宜集木啄粟者喻天下室家不以其道而相去是失其性疏黃鳥宜集木啄粟今而禁之是失其性喻婦人述男子禁已云無得居我之室無得噉

我之食然婦人之在夫家宜居室啗食今禁之是失夫婦之所宜也婦人見其如此知必棄已即與訣別而去之曰此邦國之人已於我若此則不我肯以善道相與故我今旋歸復反我邦國宗族矣○六章不可與明傳不可與明夫婦之道○箋明當爲盟盟信也言此婦爲夫所薄意欲盟而固之以其無信而不可與盟也○疏曰夫婦之道以義居者也當同居共食今而禁之闕昧於三綱之道苟欲出之不知婦人非七出不得去是不可與明夫婦之道也

我行其野篇

序刺宣王也箋刺其不正嫁娶之數而有荒政多淫亂之俗○首章箋云樗之蔽芾始生謂仲春之時嫁娶之月婦之父壻之父相謂爲婚姻故我就爾居我豈其無禮來乎而惡我也爾既不我畜養我當反復我邦家耳與之自訣之辭○末章疏曰娶妻者受父之命父本命汝以我爲妻汝何不思憶舊時父命反棄我而求女新外婚特來之女也汝如是不以禮爲室家誠不以是而得富亦適以此異于人耳人悉偕老汝獨相棄是異於人道而可惡也○新特疏云謂獨來夫家由不以禮嫁必無人來肯媵送之故獨來

也禮大夫一妻二妾是有姪娣爲媵士庶人則不能備矣

斯干

序宣王考室也箋德行國富人民殷衆而皆佼好骨肉和親宣王於是築宮廟羣寢既成而釁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此之謂成室宗廟成則又祭祀先祖○詩說曰王者落其新宮史佚美之也○或云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是也○雜記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血祭也其禮雍人拭羊舉羊升室自中屋南面刲羊血

流於前乃降是釁廟禮也服虔云釁以豭豚爲落則又一名落蓋謂以血澆之也疏曰考之者謂感饌以落之虞蔚云落謂與賓客燕食以酒食澆落之卽歡飲之義也○首章傳興也秩秩流行也干澗也幽幽深遠也箋云興者喻宣王之德如澗水之源秩秩流出無極已也國以饒富民取足焉如於深山民既豐富得以生長故其民衆多如竹之叢生根本之衆矣其長大又佼好如松栢之常暢茂無衰落矣其兄與弟矣用能相好樂矣無相責以道矣傳訓猶爲道也○二章似傳云嗣也箋云似卽巳午之巳疏云鄭以

爲宣王既於國門之左在巳之地繼續立先妣姜嫄先祖后稷以下之廟然後乃宮內築燕寢之室百堵同時起之比一房之室爲西其戸比宗廟路寢之室爲南其戸於是燕寢之中居處咲語焉燕寢言築及百堵之戸則宗廟與明堂路寢亦築而同時有戸制可知○爾雅云毋爲妣○廣雅云妣媲也媲匹於父○周禮大司樂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祖什名云祚也祚物先也○大司樂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三章傳約束也閣閣猶歷歷也橐橐用力也芋大也箋芋當作幠幠覆也其堂室相

稱則君子之所覆蓋○疏云以繩約束之繩在板上歷歷然均謂繩均板直則墻端正也既投土於板以杵椓築之橐橐然用力勤力而築則墻牢固也至若王寢既成其墻屋弘敞則風雨之所除其築作堅緻則鳥鼠之所去君子於是居中所以自光大也○曹氏曰君子雍容於其間心廣體胖是以大也所謂居移氣也○劉氏曰古人築垣爲壁堂上東西墻謂之序室房及夾室謂之墉堂下謂之壁謂之墻其實一也隨所在而異其名考于儀禮可見○四章棘疏曰古語謂棘爲戟故明堂位曰越棘大弓左傳曰子都

拔棘皆戟也言如人挾弓矢戟其肘者謂射者左手彀弓而右手彎之則戟其肘謂右手之肘亦喻室之外廉隅也又云言棱廉則指矢鏃之角為棘古有此名韓詩作朸勒音朸隅也革傳云翼也韓詩作翮革音翮翅也○五章傳正長也冥幼也以為聚集于此者皆讓德有禮之士噲噲然寬博其羣臣之長者噦噦然閑習其群臣之幼者長幼有禮君子所以安也箋云噲噲猶快快也正晝也噦噦猶煟煟也冥夜也言居之正日則快快然夜則煟煟然皆覺明之貌院覺室明晝夜俱快君子之所安息也○噦噦其冥釋訓云

左深響也如空谷之傳聲賦所謂蟭螟飛生風尺蠖動成響也〇什名云楹亭也亭亭然孤立旁無所依也務音讀曰輕輕勝也能勝任上重也〇六章疏曰宣王命人下鋪莞蒲上施簟席乃與群臣安燕爲歡樂于此寢室之中歡樂已訖乃于其中寢寐焉而遂得吉夢也疏云占夢之官中士耳而言大人明其法天人所爲也〇通什曰周禮大卜爲卜筮官之長凡卜師卜人龜人菙棰音氏占人簭筮音人占夢皆其官屬也〇周禮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獻吉夢贈惡夢其於天

人相與之際察之詳而敬之至矣故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鄭氏曰天地之會謂建厭所處之日辰賈氏什云建謂斗柄所建厭謂前日所次建謂陽建故左旋於天厭謂陰建故右旋于天然建厭所在歲歲不同假令正月陽建在寅陰建在戌日據幹辰據支蓋戌者正月之日前一次也季冬日窮于次則在玄枵而爲子明年正月在亥右旋逆數則戌爲月前一次矣故建則自寅而卯而辰厭則自戌而酉而申其逆數周旋次第一定不易然今曆家以甲巳之歲建丙寅乙庚之

歲建戊寅則建厭所處之日辰支干歲歲各不同也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疏義曰謂日月之行及合辰所在也此蓋又推後來事應之月日也某年月日有何夢則逆之某年月月有何應蓋彼時日月五星所行於十二辰次在某處其日支干與夢之日支干若何相配合事至此嘗驗也六夢一曰正夢二曰噩夢謂驚噩而夢者也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獻吉夢者獻群臣之吉夢而歸美于王贈者祭于四方而遣之以明逆新善而去故惡也○末二章什名云男任也典任事也○說文丈夫也從田從力○

本命解云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王氏曰男子不衣之衣而衣之裳者裳下飾也不弄之圭而弄之璋者璋半圭也成人有漸故也女子其服自幼以至長其事自易以至難亦有漸也先王之教人可謂至矣○箋裳晝日衣也衣以裳者明當主於外事裼夜衣也明當主於內事○黃氏曰今所見紡無用塼者而瓦亦與塼爲二物恐風俗古今不同耳嘗見湖州風俗婦人皆以麻線爲業人各一瓦覆膝而索麻線于其上歲久瓦率成坎古亦豈有此事而詩人因指之與○朱子曰瓦紡時所用之物舊見人畫列

女傳漆室女手執一物如今銀子樣者意其爲紡塼也然未可必

無羊篇

序宣王考牧也○詩說曰宣王考政史籀美之○孔叢子曰于無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末章疏云牧人夢人衆相與捕魚矣又夢旐惟旟矣魚者庶人之所以養也則是歲熟相供養之祥旐旟所以聚衆者也則是男女衆多之象歲熟民滋是國之休慶也

節南山篇

序家父刺幽王也○孔叢子曰于節南山見忠臣之

歷世也○路史云子朝入尹尹周地尹氏采桂詞鑿
西南偃師今汾州有吉甫墓記即其邑○崧高箋云
尹官氏○二章憯莫懲嗟疏云懲止也汝尹氏及時
在位曾無以恩德止此喪亂者嗟乎可奈何哉○黃
佐通解云尹氏不平此幽王所以亾春秋于平王之
末書尹氏卒見權臣之繼世也於景王之後書尹氏
立王子朝見權臣之危國也○三章昊天邪氏云元
氣博大之貌○埤雅云夏曰昊天昊天者大以明與
玄天反○箋云氏當在桎鎋之桎說文云桎車鎋也
則桎是鎋之別名鎋能制車喻大臣能制國毗傳云

厚也以毗爲毗益故爲厚○嚴氏曰師尹所爲不平民無所赴愬唯呼天而告之曰昊天不見愍弔乎不宜曠我太師之官也非其人而處其位與無人同故謂之空○韓氏外傳曰孔子曰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邪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墻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登遊焉陵遲故也今其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無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朱子曰均本當從金如所謂泥之在鈞者不知鈞是何物潘時舉曰恐只是爲瓦器者所謂車盤是也盖運得愈急則成得愈快曰秉國之均只

是此義今訓平者此物亦惟平乃能運也○四章箋云王之政不躬而親之則恩澤不信于衆民以尹氏之虐謂王所爲故不信也又責下民言王爲政雖不監問之不察理之必天下之民勿得欺罔其上之君子也又敎王息此民之欺罔言王但用平正之人爲官則下民欺罔之心用自消止矣王必須用賢人無用小人之言以至于危殆言小人不可任用也又戒之云非但疏外小人不可用雖瑣瑣然婚姻親亞之小人則無得厚任以事置之大位重其禄食言親而不賢亦不可任也○什名云兩壻相謂爲亞者言無

一人取姊一人取妹相亞次也又並來女氏則姊夫在前妹夫相後亦相亞也○五章傳鞠盈訩訟也疏此又本尹氏之惡訴之云昊天乎即由尹氏爲政不均乃下此多訟之俗昊天乎尹氏之行又不和順乃下此大乖爭之化民之無所不爲皆化于上也君子如行至誠之道使民多訟之心息如行平易之政使民惡怒之情去言易可反復何不行化以反之○朱氏曰國之危亡盡以爲人事與則日月剝蝕山崩川竭將興必有禎祥將亡必有妖孽固未可盡責之人也盡以爲天意與則武丁因桑穀之祥而戒懼以復

成湯之業宣王因雲漢之災而戒懼以繼文武之功又未可盡歸之天也大抵人事之有得失氣化之有盛衰皆此治亂之所由惟君子爲能以人合天以義制命則可以轉禍而爲福轉災而爲祥轉凶而爲吉轉亂而爲治天也有人焉君子不純以爲天也故善爲國者亦反求諸已而已矣○呂氏曰鞠凶大戾匪降自天皆尹氏爲之也民罹其害無可柰何而歸之天也在民視之則冀在幽王爲之則易進賢而退奸蓋爲國之至理而二者之情狀惟平其心者則見之也幽王如幡然用其至則尹氏必不居位而民之怨

息矣如坦然平其心則尹氏自不能逃其罪而民之怨怒遠矣夫何難哉○六章箋吊至也至猶善也定止也言不善乎昊天天下之亂無有止之者用月此生而益甚也使民不得安我今憂之如病酒之酲矣觀此君臣誰能持國之平乎言無有也昊天不自出政教則終窮苦百姓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民乃得安以王者將與天必命之若湯武也○呂氏曰前章既言去尹之易此章復言終不能去反使之長惡不已或者其天意乎故曰不弔昊天云云○左傳成七年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

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亾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其斯不亾矣襄十三年吳侵楚與戰于庸浦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爲不弔引此詩以亂未底止由天不之恤也與此頗異○七章箋云四牡者人君所乘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爲用喻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臣既自恣莫敢憂國我視四方土地日見侵削於夷狄蹙蹙然雖欲馳騁無所之也○韓詩蔣君章句曰騁馳也萬民顒顒仰天告訴無可馳驅之所也○范氏曰攻其惡者正其心

而已所以爲幽王變雅之首○呂氏曰按左傳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杜氏謂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之義然則此詩在古止名節也○項氏曰幽王時爲亂者皆宣王時故家率犬戎以攻幽王者崧高之申伯也爲趣馬以亂朝者韓奕之蹶父也爲卿士而貪殘擅政爲太師而迷民誤國者常武之皇父尹氏也四人雖未必皆其身亦未必有皆死之理以是知人才在上所用唐之裴矩即隋之佞人魏之華歆即漢之名臣也○嚴氏曰節南山刺師尹所爲不平專援引小人也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大雅所美諸臣

皆䄂年輔佐中興者幽王時未必存葢皆其子孫也○疏云作詩刺王而自稱字者詩人之情其道不一或微加諷諭或指斥愆咎或隱匿姓名或自顯官字期于申寫下情冀上改悟而已此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稱字焉寺人孟子亦此類也○節南山以通篇罪尹氏而人莫厭其繁正月以一語罪褒姒而人莫厭其簡葢猶斷獄之文不擇繁簡而按法治罪衆心咸服也○安成劉氏曰春秋隱公三年三月平王崩而四月尹氏卒桓公八年桓王使家父來聘十五年使家父來求車計家父來聘之時距尹氏之

卒才十七年恐即此詩之尹氏家父也此詩刺尹氏爲政不平而曰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曰喪亂弘多憯莫懲嗟曰降此鞠訩降此大戾等語皆似亂亡以後之詞疑此或東遷後詩也

正月篇

序大夫刺幽王也○首章箋純陽用事而霜多急恒寒苦之異傷害萬物故心爲之憂傷○呂氏曰凡譸張爲幻以罔上惑衆者皆謂之訛言○疏曰昭十七年夏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曰祝史請所用幣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

乎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經書六
月傳言正月太史謂之在此月是周之六月爲正月
也故知正月夏之四月也○二章傳父母謂文武也
我天下也疏毛以爲文武爲民之父母而令天生我
天下之民今何爲不令天長育而使我遭此暴虐之
政以致病也又此病不從我先不從我後而適當我
身乎訴之文武也○三章臣僕傳曰古者有罪不入
於刑則役之圜土以爲臣僕疏云古者罪有等級重
者入於肉刑輕者役于圜土謂晝則役之夜入圜土
當役之時爲臣僕之事故號之爲臣僕○箋云辜罪

也人之尊卑有十等僕第九臺第十言王旣刑殺無罪并及其家之賤者不止于取罪而已書曰越玆麗刑并制○瞻烏爰止傳云富人之屋烏所集也箋云視烏集於富人之室以言今民亦當求明君而歸之○左傳曰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隷隷臣僚僚臣僕僕臣臺是十等僕第九臺第十也○白虎通曰臣者堅也厲志自堅固○廣雅云臣繵也○四章疏云毛以爲視彼林中甞有大木而惟有薪蒸則似大木而非大木也以興朝中當有賢者而惟有小人則何賢人而非賢也

由朝聚小人而無善政民將危亾矣王當安撫之反夢夢然而昏亂無有統理安人之意王非徒昏亂又志在殘虐旣謂能有所定者無事於人而不欲乘陵之言所定者皆是陵人之事爲殘虐也王暴如此以情訴天云有君上帝使王暴虐如此惟誰憎惡乎欲天指害之○靡人弗勝孫毓云小人好爲小善矜能自臧以爲大功其所成就細碎小事凡人所勝而過者反以驕人○什名夢夢惡貌○五章傳云在位非君子乃小人也○箋云此喻爲君子賢人之道人尚謂之卑況爲凡庸小人之行疏云謂之爲山者借人意

蓋猶以爲卑況爲岡爲陵乎今所見非高山乃岡陵也以輿行君子之道者人意尚謂之爲淺況爲小人之行乎今在位非君子乃小人也王既任小人民之訛言相陷善者在位之臣曾無欲以德止之者既不能施德以止訛言而其信徵祥召彼故老宿舊有德者但問之占夢之事言其不尚道德侮慢長老也○六章胡爲虺蜴箋云虺蜴之性見人則走民聞王政莫不逃避故曰哀今之人云云也○詩記曰家語云孔子讀詩于正月六章惕焉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

興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也旣不遇天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逄比干皆是類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言上下畏罪而無所自容也○七章首二句傳云言朝廷曾無桀臣○疏曰王政所以病民由不能用賢視彼坂田有菀然特茂之苗以興視彼空谷側陋之處有傑然秀異之賢○机傳云動也我箋云我特苗也天以風雨動搖我如將不勝我謂其迅疾也○仇仇傳云猶謷謷也箋云王旣得我執留我其禮待我謷謷然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言其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

胡氏曰揑有齟齬頓挫之意○八章箋云正長也心憂如或結之者憂今此之君臣爲人之長何一然爲惡如是君臣惡極國將滅亾以無有喩有之者爲甚也火田爲燎燎國姒姓也禮緯云禹祖以呑薏苡生故姓姒氏○國都城記褒國姒姓夏同姓所封○十一章箋池魚之所樂而非能樂其潛伏於淵又不足以逃甚灼灼易見以喩時賢者在朝廷道不行無所樂退而窮處又無所止也○文中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登降信宿從者樂姚義竇威進曰夫子遂得潛乎文中子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威曰聞朝

廷有召子議矣文中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威曰終踰絕險曾是不意文中子喟然遂歌正月終焉既而曰不可為矣○十二章箋云彼彼尹氏太師也謂幽王之臣奢富朋黨者唯尹氏耳○肴說文云啖也徐鍇曰謂已修庖之可食也○什文曰熟肉有骨曰殽大臠曰胾○曲禮云進食之禮左殽右胾○凡非穀而食之曰殽○末章穀箋云祿也此言小人富而窶陋將貴也民於今而無祿者天以薦瘥夭殺之是王者之政又復椓破之言遇害甚也

十月之交篇

序大夫刺幽王也○詩說曰幽王之時天變見于上地變動于下而奸臣亂政于外嬖妾敗德于內大夫憂亂亾之將至故作是詩○首章箋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疏云月食日爲陰侵陽臣侵君之象其日又是辛卯辛是金卯是木金常勝木今木反侵金亦臣侵君之象臣侵君是逆之大者一食而有二象故爲亦甚惡也○何休曰不言月食之者其形不可得而睹故疑言日有食之○禮經會元曰馮相氏掌歲月日星之位而辨其序事以會天位保章氏志星辰

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二職考之馮相氏則司天文之常保章氏則司天文之變者也司其常以辨叙事所以敬授人時司其變以詔救政所以克謹天戒○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恒陰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禮有救日之法於時瞽人樂官進鼓而擊之嗇夫馳騁而取幣以禮天神庶人奔走供救日食之百役周禮庭氏云救日之弓矢役庶人供之鄭注庭氏云以救日爲太陽之弓救月爲太陰之弓救日以枉矢救月以恒矢其鼓蓋用祭天之雷鼓也左傳有日食伐鼓用幣之

禮車馬曰馳步趨曰走○什名云朔蘇也月光死而復蘇生也○釋名云辛新也物初新者皆收成也○史記云郊之言茂也言萬物茂也○說文云郊冐也萬物冐地而出也○三章疏云毛以爲幽王時不但月食又爗爗然有震雷之電使天下不安由王政教不善之徵所致也又當時百川之水溢出而相乘水流趨下小人之象今溢出由貴小人在上也山之冡頂崒然崔嵬者皆崩落山高在上君之象今崩落是君道壞也又且岸谷易常由君子居下小人處上故也變異如此禍亂方至在位者何曾肯行道德消止

異者○京房易傳曰小人剝廬厥妖山崩茲謂陰乘陽弱勝強晉成公五年夏梁山崩穀梁傳曰壅河三日不流劉向以爲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天戒若曰君道崩壞下亂百姓將失其所矣○左傳昭三十二年公薨于乾侯晉史墨曰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國語曰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若二代之季其川源必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

山崩川竭亾國之徵正與此章合也○四章疏義云
卽不用其良一句而詳言之○五章箋云抑之爲言
噫也韓詩云意也○廬陵彭氏曰三代之君不敢鄙
夷其民以從巳之欲每有興作謀及庶民如盤庚遷
殷登進厥民而告之三代世守此道故詩人曰胡爲
我作不卽我謀○七章末三句傳云徹道也親屬之
臣心不能巳疏云四方之民有餘我獨居此而憂民
莫不逸我獨不敢休息以王之教命不循昊天之道
臣有離散去者我不敢傚我友自放逸而去也其友
與王無親故舍王而去巳則王之親屬故不敢傚之

○左傳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于
士文伯曰諸侯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
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于是有災魯實受之其
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
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
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愼也務之而已
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十一月季武子卒晉
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
物不同民心不一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
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其異終也如

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

雨無正篇

序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箋亦當爲刺厲王王之所下教令甚多而無正也○詩說曰雨無其極東遷之初大夫有不忠于王室者暬御之臣閔之而作○首章傳云駿長也箋云言王不能繼長昊天之德至使昊天下此死喪饑饉之災而天下諸侯於是更相侵伐○韓詩曰

熏胥以痡熏師也胥相也痡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者相師而病之是其太甚○謝氏曰仁覆閔下者旻天也今乃疾威如此豈不爲斯民之慮乎豈不爲斯民之謀乎○二章箋云是時諸侯不朝王民不堪命王流于彘無所安定也正長也長官之大夫於王流于彘而皆散處無復知我民之見罷勞也三公諸侯隨王而行者皆無君臣之禮不肯晨夜朝暮省王也人見王之失所庶幾其自改悔而用善人反出敎令復爲惡也○白虎通曰君臣者何謂也君群也群下之所歸心也臣者纏堅也屬志自堅固也若

周之君臣兩愧其名矣○什名曰臣愼也愼於其事以奉上也○左傳昭十六年齊侯伐徐徐人行成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三章左傳文十五年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巳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巳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

虐切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四章箋云兵成而不退謂王見流于彘無御止之者饑成而不安謂王在彘乏於飲食之蓄無輸粟歸餼者答猶距也有可聽用之言則共以辭距而違之有譖毁之言則共爲排退之群臣並爲不忠惡直醜正○疏云答猶對也受之與距皆是以言答之此是刺詩可聽之言必不答受故云答猶距也○通什曰楚語暬作褻注云近也○須溪劉氏曰聽言則答譖言則退八字極臣下落落之態○

五章下三句箋云巧猶善也謂以事類風切剴微之言如水之流忽然而過故不悖逆疏若世之所謂能言者以巧善爲言從順於俗如水之轉流理正辭順無所悖逆小人之所不忌使身得居安休休然言世雖讒勝賢有巧拙亦有能免之者見亂世欲其順說文云人雖正直性有巧拙是正言亦欲巧但人有不能耳○左傳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譖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惟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大全云出者用力以出之也用

力以出其言則其言甚艱正與巧言如流者相反對○末章泣血建安胡氏曰疏云無聲出淚也人淚必因悲聲而出若血出則不由聲也無聲而涕出如血之出故曰泣血我所以憂思出血欲汝還者以孤特在朝無所出言而不爲小人所憎疾者故思汝耳○補傳曰詩之命名皆摘取詩中之語獨雨無正巷伯常武酌賚般六篇特詩人之意非有序以發之雖孔子亦不能知其爲何詩也韓詩篇首多一句是詩前二章皆十句加以二句已不可信據今序之文以求詩人之言亦可見非所以爲政之意○嚴氏曰此詩

刺刑罰不中忠言不用遂致人心離散所謂衆多如雨也或以此詩名而疑序且詩名不用詩語者多矣何獨此詩也

小旻篇

序云大夫刺幽王也○箋云所刺列于十月之交雨無政爲小故曰小旻亦當爲刺厲王○首章疏云旻天之德今狀王以刑罰威恐萬民政乃布于天下徧知之王既爲天所疾政教當順天爲之今王謀爲政之道又多邪辟不循旻天之德已甚矣何日王之此德可散壞乎而臧否倒置我視王謀爲政之道亦甚

病天下之民矣○次章疏云小人在位皆潝潝然自作威福患苦其上又訿訿然競營私利不思稱于上亦甚可哀也王不用善臣又棄職事君臣並皆昏亂故善者君臣並背違之不善者君臣俱就依之視今君臣之謀猶必至於亂也○三章謀夫孔多箋云謀事者衆而非賢者是非相奪莫適可從故所爲不成發言盈庭傳云謀人之國國危則死之古之道也箋云小人爭智而讓過故無敢任咎者○末二句嚴氏曰如人欲行路必問於曾行之人非行邁之人而與之謀問其所不知宜其無得于道路之事也○四章

傳云靡止言小也○箋云止禮也謂容止也膴法也言天下諸侯今雖無禮其心性猶有通聖者有賢者民雖無法其心性猶有智者有謀者有肅有艾者王何不擇焉王之爲政如源泉之流行則清壅則濁無相牽率爲惡以自濁敗也膴鄭訓音謨爲法王肅讀爲憮喜吳反憮大也○洪範恭傳曰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恭者敬也從者順也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聞也睿者通乎微也肅艾哲謀聖者五德之用也肅者嚴整也艾者條理也哲者知也謀者度也聖者無不通也○聖者通也道也聲也道無所不通

明無所不照聞聲知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禮別名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左傳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

小宛篇

序云大夫刺宣王也○箋云亦當爲刺厲王○首章傳云行小人之道責高明之功終不可得謂幽王才

智小而難行化致治故以小鳥之難戾天興之也先人傳指文武也文武亦然○疏義曰鳴鳩雖小而戾天努力然也父母之賢雖不可及亦努力及之耳此皆勉強以求其至者物既能然人不可以不然也故以起興○許慎曰鳴鳩奮迅其羽直刺上飛數千丈入雲中其勉而飛如此○次章壹醉日富箋云童昏無知之人飲酒一醉自謂日益富夸謡自恣以財驕人○左傳昭元年楚公子圍爲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義取天命不又也○三章箋云藿生原中非有主也以喻王位無常家也勤

於德者則得之蜾蠃蒲盧也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今有教誨爾之萬民用善道者亦似蒲盧言將得而子也○白虎通曰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子者孳孳無已也○四章曰邁月征箋云我我王也邁征皆行也王日此行謂日視朝也而月此行謂月視朝也先王制此禮使君與羣臣議政事日有所決月有所行亦無時止息○疏義漢東方朔傳云此士所以日夜孳孳修學敏行而不息也譬若脊令飛且鳴矣愚謂飛而且鳴用力爲甚努力進善亦猶是也

此亦以勉強勤勞之意爲輿○五章傳云交交小貌竊脂肉食今無肉而循場啄粟失其天性不能以自活王行亂政失其常法以此求治終不可得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也塡盡濫被繫禁在上謂之宜有此訟宜有此獄在位不矜愍在身無以自救但握粟出卜竟從何而能生活乎是尤可哀也

小弁篇

序云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黃佐通解云變小雅多君臣之變此則父子之變也白華則變及夫婦三綱亂矣文武盛德大業其可復乎○趙岐孟子註

曰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於天我罪伊何親親而悲怨之辭也○論衡曰伯奇用流首髮早自詩云惟憂用老○詩說曰尹伯奇爲後母所譖而出其鄰大夫作此以諷其父吉甫○首章箋云鸒斯出食在野甚飽羣飛而歸提提然喻凡人之父子兄弟出入宮庭相與飲食亦提提然傷今太子獨被放也○二章箋云此喻幽王信褒姒之讒亂其德政使不通於四方○惄方言曰自關而東汝潁陳楚之間通語也秦謂之悼宋謂之悴楚潁之間謂之慭魚希反宋衛或謂之懠作念反陳楚或曰溼凡志而不

得欲而不獲高而有墜得而中亾謂之澤○三章疏曰人體皆毛生於表而裏在其內毛在外陽裏在內陰以父陽母陰故假表裏言父母也言人無不瞻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怙其母以長大者今我獨不稟父之氣歷母而生乎○什名云毛貌也月也捏表所以別形貌且以自覆冒也○辰箋云謂六物之吉凶六物謂歲時日月星辰也○五章足什名云續也言續蹬也又云足底也○壞說文作瘣云病也一曰腫旁出也○爾雅云瘣木符婁符婁尪傴內疾瘣磊故疾用無枝郭璞曰謂木病尪傴癭腫無枝條○六

章傳云墐路冢也左傳道墐相望箋云視彼人將揜兎尚有先驅走之者道中有死人尚有掩覆之成其墐者言此所不知其心不忍○陳鳳𦵏說云無逝我梁數語與谷風一字不相錯何若是乎互爲傳襲歟想小弁流播民間至衛莊等時棄婦集句成章後代詩家採掇凡類此

巧言篇

序云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詩說曰幽王時詩○首章憮傳云大也箋敖也言爲亂如此甚敖慢無法度也○次章傳云僭數也箋云僭不信

也既盡涵同也王之初生亂萌羣臣之言不信與信
盡同之不別也祉福也福賢者謂爵祿之也○疏義
云容不當容則讒來而造亂用不當用則讒行而益
亂若喜怒以正遏惡揚善則讒無從生亂無從起矣
○左傳晉范武子將卒召文子曰燮乎吾聞喜怒以
類者鮮易者實多因引此詩盖以祉為喜也故又曰
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三章傳凡國有疑會同則
用盟而相要○箋云屢數也盟之所以數者由世衰
亂多相背違非會同而盟謂之數盜傳云逃也言其
晝伏夜奔逃避人也箋謂小人也春秋傳曰賤者窮

諸盜○左傳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哀公問取人孔子曰無取揵無取佞無取口讒揵驕也佞諂也讒誕也故弓調然後求勁焉馬服然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焉士不信焉又多知譬之豺狼其難以身近也周書曰爲虎傅翼也不亦殆乎詩曰匪其止恭惟王之卭言其不恭其職事而病其王也○四章傳云秩秩進智也莫謀也○通解云大猷雖人之所同然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而亂之者多矣惟聖人能定之以爲天下之極也○嚴氏曰讒人雖狡險得志又更有狡險者

中傷於汝自古小人更相傾陷豈有善終者哉毚犬皆喻小人也○說文云犬狗之有懸蹄者也○何承天纂文曰守犬爲獖隴西以犬爲猷○五章箋云此言君子樹善木如人心思數善言而出之善言者往亦可行來亦可行於彼亦可於巳亦可是之謂行言也傳云蛇蛇淺意也箋云碩大也大言者言不顧其行徒從口出非由心也○呂氏曰善人易擾而難立護之當如護柔木讒言易入而難忘聽之當如聽行路之言人之聽往來行路之言者或歌或詈如風過耳心焉嘗數之乎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

之厲矣既不爲其所惑坐見其情態也歐陽氏曰焉於虔反○末章職爲亂階箋云此人主爲亂作階言亂由之來也○許氏曰夫人既被讒終篇未嘗有怨懟訴斥之語拳拳專欲諷上之審聽而五章且以開讒人之迷不自憂其身而惟憂天下之亂不惡怒其人而發其羞恥之心詩人之忠厚如此

何人斯篇

序云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慶源輔氏曰明知其人之譖已而猶爲不知之辭曰二人從行誰爲此禍乃逝我梁

而不入唁我乎大抵讒人者自是無面目以見人然其所以自解者則必曰我不見此人以此人不足見也故詰之曰爾始者與我親厚時豈嘗如今不以我爲可乎○五章豫六三爻本義曰盱上視也魏都賦云魏國先生乃盱衡而誥注盱張目也眉上曰衡謂舉眉揚目也詰告也○蘇氏曰盱病也一來見我于女何病哉○七章後四句箋云我與女俱爲王臣其相比次如物之在貫今女心誠信而我不知且共出此三物以詛女之此事爲其情之難知已又不欲長怨故設之以此言疏云令其詛之而讒否有決使我

不疑當還與女相親故云不欲長怨也○疏云犯命者盟之不信者詛之是盟大而詛小也盟詛雖大小爲異皆殺牲歃血告誓明神後若背違令神加其禍使民畏而不敢犯故民不相信爲此禮以信之此傳言民者據周禮之文耳其實人君亦有詛法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定六年既逐陽虎及三桓盟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諸五父之衢是人君與羣臣有詛法也詛之所用一牲而已非三物並用以三物皆詛之所用總而言之耳

巷伯篇

序云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箋
巷伯奄官寺人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王后之
命於宮中為近故謂之巷伯與寺人之官相近讒人
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篇○五刑之
屬雖大辟不至滅人類故惟宮為極將宮則絕人道
而滅人類也言之讒而使善良被禍至此天下之惡
莫甚矣故曰惡惡如巷伯○詩說曰此幽王時詩○
首章傳興也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箋云錦
文者文如餘泉餘蚳之貝文也興者喻讒人集作已
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萋斐采色以成錦文○二

章傳哆大貌侈之言是必有因也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箋云箕星哆然踵狹而舌廣今讒人之因寺人之近嫌而成言其罪猶因箕星之侈而侈大之○哆侈說文作鉹哆鉹曲鉹也一曰鬵鼎○三章華谷嚴氏曰讒人情狀接續增益如女之績往來輕飄翩翩然如鳥之飛相與經營謀爲讒譖而已耳○四章傳云遷去也言將舍汝而更遷去也箋云遷之言訕也亦將復訕誹女○末章楊園疏義云楊者近水之木宜下隰故楊園爲下地畝田之壟也丘如田壟故曰畝丘○寺人安成劉氏曰周禮天官寺人之官凡

五人寺之言侍也侍王於路寢而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蓋奄人也○董氏曰幽王之世大臣傷於讒者如蘇公小臣傷於讒者如寺人孟子則上下其得免乎

谷風篇

序云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呂氏曰朋友之義出於天其相求本非以利害也故窮達若一不知其義則利害而已耳離合安可常哉玩習習谷風惟風及雨之辭其義蓋可識矣○二章疊山謝氏曰寘予于懷是進人若將加諸膝棄予如遺是退人

若將墜諸淵○藍田呂氏曰急則相求緩則相棄恩厚不知怨小必記皆小人之交也○黃佐通解云按此詩亦須得怨而不怒意思疏義云一章二章怨其始合而終睽三章怨其不當以小怨而見睽也谷風蓋與伐木爲反對終和且平則無伐木之怨矣

蓼莪篇

序云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詩說曰王室昏亂讒邪肆行其大夫士有沒而不得其所者孝子痛傷而作是詩○孔叢子曰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首章箋云莪已蓼蓼然長大視之以爲非

莪故謂之蒿與者喻憂思身在役中心不精識其事○埤雅曰匪莪伊蒿匪莪伊蔚言以憂思亂其精神故目視皆昏眩視莪以爲蒿蔚也○三章箋云缾小而盡罍大而盈言爲罍耻者刺王不使富分貧衆恤寡中二句箋云此言供養日寡矣而我尚不得終養恨之言也○丁奉臆言曰父母之恩人皆能知之人皆能言之但所謂生鞠拊畜長育顧復腹九字自有書契以來無乎立說者而刱見于蓼莪一詩則此詩人者前瞻周公而追發其所未發後俟孔子而預道其所欲道是善心生於勞苦至論得于學問吾意其

爲聖人之徒而賢之著矣可以尋常一詩人目之乎

○豐城朱氏曰孝子行役不得養其父母而形於嗟咏者如陟岵鴇羽皆是也而蓼莪之詩獨使人誦之者流涕嗚咽而不能止何也曰陟岵鴇羽思念於父母尚存之日蓼莪之詩感傷於父母旣沒之後父母尚存則雖曠廢于今日而猶幸來日之可繼也則是猶有望也若父母之旣沒容貌之不可以復見音響之不可以復聞雖有甘旨輕煖無所奉之也念生育之艱思顧復之勤罔極之恩旣不可得而報則無涯之悲亦孰得而止之也此蓼莪之所以作也噫彼父

母俱存者猶未知是詩之悲也若父母旣沒誦是詩而不三復流涕者是亦非人子也

大東篇

序曰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箋譚國在東故其大夫尤苦征役之事○魯莊公十年齊師滅譚○陳氏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皆東遷之史也古者諸侯無私史有邦國之志則小史掌之而藏周室魯人所謂周人御書晉人所謂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有董史者也是故費誓繫于周書漢汝江沱至于譚大夫下國之詩皆

編入于南雅○首章箋云飱者客始至主人所致之
禮也凡飱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數陳與者喻
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疏云雜記七用桑
長三尺吉禮則用棘○如砥如矢傳云如砥貢賦平
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言不特施予之恩厚又法制
平且直也君子皆効法而履行之小人又皆視而供
之是上下相和舉世安樂今徒反顧而視之終不可
値但涕傷而已○二章箋小也大也謂賦斂之多少
也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言其政偏失砥矢之道也譚
無他貨惟絲麻耳今盡空也公子譚公子也今以履

霜送轉餫因見使行周之列位者而發幣焉雖困乏之猶不得止也既往既來既盡也言譚人自虛竭餫送而往周人則空盡受之曾無反幣復禮之惠是使我心傷病也○雪山王氏曰平王遷于王城此大東也敬王避子朝之難又去王城而入成周此小東也此不顧通篇之意而爲此言也○王應麟曰擇三有事亶侯多藏貪墨之臣爲蠹賊小東大東杼柚其空聚歛之臣爲斧斤文侯之命所謂殄資澤于下民也㫚時虢石父好利用事而皇父以卿士爲羣邪之宗○三章氿泉爾雅云氿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李巡曰水

泉從旁出曰氿○什名云氿軌也流狹而長如車轍
也○穫箋云落木名也○爾雅云穫落其氏曰可作
杯圈皮韌繞物不解郭璞曰穫音穫可爲杯器素也
○陸機云今椰榆也其葉如榆其皮堅韌剝之長數
尺可爲絙索又可爲甑帶其材可爲杯器○四章傳
云來勤也謂勞苦盡財以供王賦而不見謂勤熊羆
是裘言富也○箋云舟當作周裘當作求聲相近故
也周人之子謂周世臣之子孫退在賤官使搏熊羆
在冥氏穴氏之職而私人之子則用于百官此言周
衰羣小得志也○禮書云周禮穴氏掌攻蟄獸各以

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皮革鄭氏曰蟄獸熊羆之屬○五章傳云或醉於酒或不得漿鞙鞙玉貌箋云以瑞玉爲珮珮之鞙鞙然居其官職非其才之所長也刺其素餐監視也喻王闒置官司而無督察之實○七襄疏云在天爲次在地爲辰星之行晝夜雖各六辰數者舉其終始故七卽自卯至酉也○六章報章疏云言織之用緯一來一去是報反成章今織女之星駕則有西而無東不見倒反是有名無成也○服襄傳云服牝服也○周禮云大車牝服二柯有三分柯之二羊車二柯有三分柯之一柏車二柯注大車牝

服八尺謂轂也羊車較長七尺柏車較六尺

四月篇

序云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賤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詩說曰大夫遭讒流離南國而作○孔叢子曰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廬陵彭氏曰天地之運隨時變遷四時之景本無美惡惟歡樂者遇之則為美景憂愁觸之則為惡況今四月之大夫夏則苦暑雨之燻灼秋則悲百卉之彫瘁冬則傷飄風之迅急是皆遇景生悲觸緒成感其心無一時得以自寬焉吟咏其詞可見當時之亂矣○首章毛以為四月維

始立夏矣未甚暑至六月乃極暑既極然後往過其暑以往表其極言四月以漸至六月乃極暑興王自即位以漸酷至今乃酷甚也○什名云暑煮也如煮物也○四章箋云山有美善之草生於梅栗之下人取其實蹂踐而害之令不得蕃茂喻上多賦斂富人財盡而弱民與受困窮由此在位之人慣習爲此殘賊之行以害於民莫自知其所行爲過惡者故令民皆病也○六章箋云南國之大水紀理衆川使不壅滯喻吳楚之君能長理旁側小國使得其所今王盡病其封畿之内以兵役之使羣臣有土地曾無自保

有者皆懼於危亾也○曹氏曰江漢受百川之水而注之海所以紀理南國○七章疏云鶉也鳶也貪殘之鳥乃高飛至天今在位非鶉非鳶也何故貪殘驕暴如鳥之高飛至天也鱣也鮪也長大之魚乃潛逃于淵今賢者非鱣非鮪也何爲隱遁避亂如魚之潛逃于淵也是貪殘居位不可得而治大德潛遁不可得而用所以大亂而不振也

北山篇

序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巳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首章箋云登山而采杞非可食之物喻

勞役非賢者之事○三章經營四方謝氏曰經經畫營營造如人作室曰經之營之言區畫造作四方之事也○或王事鞅掌疏云鞅猶荷也讀如馬鞅之鞅以負荷物則須鞅持之故以鞅表負荷也以手而掌執物是捧持之負荷捧持以趨走也○說文鞅頸皮也○什名云鞅嬰也喉下稱嬰言纓絡之也○左傳注云在腹曰鞅○疊山謝氏曰自古君子常任其勞小人常處其逸君子常任其憂小人常享其樂雖曰役使不均我獨賢勞然君子本心亦不願逸樂也○奉牘言曰或字十二疊言成偶詩中奇格也後代

名作多祖此若韓昌黎南山詩文信國正氣歌皆是已

無將大車篇

序云大夫悔將小人也○箋幽王之時小人衆多賢者與之從事反見譖害自悔與小人並○詩說曰周大夫有親信小人者其臣諫之而作○首章傳云大車小人之所將也小人爲之不堪其勞以喻大夫而進舉小人適自作憂累故悔之○二章箋云冥冥者蔽人自明令無所見也猶進舉小人蔽傷已之功德也不出於頮謂使人蔽闇不得出于光明之道也

小明篇

序云大夫悔仕於亂世也○箋名篇曰小明者言幽王日小其明損其政事以至于亂也○首章箋云明明上天喻王者當光明如日之中也照臨下土喻王者當察理天下之事也幽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共人靖共爾位以待賢者之君○疊山謝氏曰僚友雖以恭敬自持然上無明君下無賢相無愛惜善類不知果能免禍否所以念之深至于涕零也○輔氏曰言其涉行之遠歷時之久故其心之憂如中藥之毒而甚苦也已之征役固勞苦矣然以其所謂罪罟讒

怒蹙急反覆觀之則僚友之處者亦豈有樂事哉此所以思之而涕零如雨又自言我亦豈不懷歸而相與共事哉正以畏不測之罪而不敢歸耳罪罟言其以罪而加人如網罟之取物而物有不及知者也○四章傳云靖謀也箋云嗟爾君子謂其友未仕者也人之居無常安樂之處謂當安安而能遷孔子曰鳥則擇木疏云謂不要以仕宦爲安汝但安以聽命勿汲汲求仕當自有明君謀具汝之爵位其志在于正直之人而與之爲治者此明君當爲神明之所聽佑而其用善人必將用汝矣勿以今亂世而仕也○謝

氏曰靖如自靖自獻之靖凡事謀之心而安也共如
溫共朝夕之共凡事恭敬而不敢慢也

鼓鐘篇

序云刺幽王也〇疏云昭王時作詩說同〇胡氏曰
歐公云旁考詩書史記皆無幽王東巡之事書曰徐
夷並興盖自成王時徐夷及淮夷已皆不爲周臣宣
王時嘗遣將征之亦不自往初無幽王東至淮徐之
事然則不得作樂于淮上矣當闕之〇嚴氏曰說者
以史無幽王東巡之事遂謂淮水爲害幽王作樂而
不恤其說亦通古事亦有不見于史而因經以見者

詩卽史也○首章箋云爲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犧
象不出門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
三章其德不猶猶傳云若也箋當作瘉瘉病也謂其
德不病于禮法也○淮南子主術訓堯舜禹湯文武
伐鼛而食奏雍而徹已飯而祭可謂至貴矣然戰戰
慄慄日愼一日注鼛鼓王者之食樂也疏云鼛卽臯
也韗人曰臯鼓尋有四尺長丈二大鼓也○末章以
籥不僭箋云雅萬舞也萬也南也籥也三舞不僭言
進退之旅也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爲雅雅正也籥舞
文舞也毛氏云以爲雅樂之萬舞以爲南樂之夷舞

以爲羽籥之翟舞此三者皆不僭差〇樂書云言雅則頌可知言南則三方之夷樂可知言籥則萬可知華夷之樂雖殊要之播于中聲之籥而執以舞之則聲容有節而不僭矣

楚茨篇

序云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〇朱子謂自此篇至車舝凡十篇似出一手詞氣和平稱述詳雅無風刺之意序以其在變雅中故皆以爲傷今思古之作詩固有如此者然不應十篇相屬而絶無一言以見其

衰世之意也恐正雅之篇有錯在此者耳○首章以妥以侑禮記郊特牲注曰尸始入祝則詔主人拜妥尸使之坐○曲禮云爲人子者祭祀不爲尸則尸筮無父者用孫列皆取于同姓之適孫天子諸侯取卿大夫有爵者謂之公尸○儀禮少牢禮曰祝設几于筵上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祝出迎尸于廟門外尸入升筵祝主人皆拜妥尸尸不言答拜遂坐○儀禮特牲夙興亨饌設筵几迎尸正祭尸入即位主人拜妥尸尸祭神食祭酒啐酒告旨祭鉶嘗之告旨尸三飯告飽祝侑之曰皇尸未實尸又三飯如是者三然

後主人酌酒獻尸〇國語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況其下之人敢不戰兢以事百神〇二章祝祭于祊鄭曉古言云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正祭于堂繹祭于祊繹祭之祊在廟門外正祭之祊在廟門內〇三章執爨古言云饔爨煮肉廪爨煮米廪爨又名饎爨〇少牢云饔爨在門東南北上廪爨在饔爨之北〇燔炙朱子曰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炙肝而肉燔也〇君婦箋云事舅姑之稱也〇內

羞庶羞古言云內羞房中之羞作肉羞者非是宰夫
內羞司士庶羞內羞米在右陰也庶羞肉在左陽也
○交錯傳云東西爲交邪行爲錯○五章鼓鐘送尸
周禮樂師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自其出言之也則黃
鐘之鐘所以奏肆夏也禮記趨以采薺行以肆夏自
其入言之也則蕤賓之鐘所以奏采薺也出撞陽鐘
而陰鐘應之則動而節之以止也入撞陰鐘而陽鐘
應之則止而濟之以動也動而節之以止則無過舉
止而濟之以動則無廢功○大戴禮曰行中鸞和步
中采薺趨中肆夏○按行以采薺趨以肆夏堂上謂

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安成劉氏曰儀禮主人之俎佐食徹之尸俎則佐食徹而有司歸之賓俎則有司徹而歸之祝及兄弟衆賓之俎則皆自徹而出拜賓于門外而不敢留歸賓俎而不敢後所以尊賓也主人以胙俎籩豆及尸祝兄弟之庶羞宴族人于堂主婦以祝豆籩及姑姊妹之俎宴內兄弟于房所以親親也又曰廟及寢皆南向廟屋五架中架以南通謂之堂以北則分其東爲房西爲屋此大夫之制也室有戶牖戶東而牖西牖之內爲奥神位所在也房之東室之西近南各有廂爾雅所謂室有東

西廂曰廟者是也廟之后別爲寢以藏祖宗之遺衣冠祭時則授尸以服之其寢如廟之制而無東西廂爾雅所謂室無東西廂曰寢者是也

楚茨祭祖主恩也抑于恩者私望厚故禱其福也詳甫田祭神主禮也制于禮者私望淺故禱其福也略

信南山篇

序云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承禹功故君子思古焉○首章傳云曾孫成王也見成王能遠奉禹功○畇所以防遂即今之田畛也以因畇而設故云畇○安成劉氏曰地之勢東南下水勢皆

趍之故順其勢以縱爲遂以横爲溝而或南其畆東其畆也或云舉東南則西北可推○曾孫疏云曾者重也自曾孫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二章埤雅云冬曰上天燠則雲暘而異寒則雲陰而同故曰同雲○霡霂什名云小雨言霡霂霑漬如人沐頭惟及其上枝而根不濡也○俗云蝗産子於地中至春夏而出地若冬有積雪寒氣逼之深入於地春夏不能出矣一雪入地三尺三雪則入地九尺故三白爲豐年之兆也

甫田篇

序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箋刺者刺其倉廩
空虛政煩賦重農人失職朱子謂此序以自古有年
一句生說而不察下文亦未嘗不有年也○首章傳
云甫田謂天下田也十千言多也○箋云甫之言丈
夫也倬明也明乎彼太古之時以丈夫稅田也歲取
十千于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爲井井稅一
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
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
起故言十千上地穀畝一鍾○嚴氏曰十者百之一
千者萬之一一夫受田百畝故少計之則百畝取其

十萬者盈之數故多計之則萬畝取其千皆什一也〇我取其陳傳云尊者食新農夫食陳〇今適南畝箋云今者今成王之法也使農人之南畝治其禾稼功至力盡則嶷嶷然而茂盛介舍也使民鋤作耘耔間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爲俊士之行〇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故民間髦士有習於德行道藝以待用者甫田詩曰烝我髦士而大田一頌意即髦士所答乎覩其詞曰曾孫是若則事上忠而禮矣伊寡婦之利則待衆仁而恤矣凡皆德行道藝之驗此盛世賢公卿

之所由出也於是既悉周之重農而併得其所以重士〇二章古者有事於釋奠祭先師有事于瞽宗祭樂祖養老祭先老執爨祭先炊馬祭先牧食祭先飯於田祭田祖亦示不忘本始而已離音絲而琴瑟以之南方之樂也坎音革而擊鼓以之北方之樂也南方至陽用事而陰萌焉故萬物自是而之死北方至陰用事而陽萌焉故萬物自是而之生琴瑟擊鼓者以自冬徂春農事則終而復始百穀則死而復生故作是樂以迎之各有度數存焉〇農夫之慶箋云我田事已善則慶賜農夫謂大蜡之時勞農以休息之

也○孔氏曰田祖謂神農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爲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三章曾孫箋云謂成王也攘讀當爲饟饁饟饋也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喜讀爲饎饎酒食也成王親與世子行使知稼穡之艱難爲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食饟其左右从行者成王親爲嘗其饋之美否示親之也○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疏云田畯見民之勤勞喜樂其事矣即教農夫以閒暇之時攘除田之左右辟其草萊嘗其氣旨土地和美與否也

大田篇

序云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箋幽王時政煩賦重而不務農事蟲災害穀風雨不時萬民饑饉矜寡無所取活故時臣思古以刺之○朱子謂此序以寡婦之利一句生說○首章箋云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季冬命民出五種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此之謂戒是既備矣至孟春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而事之○周禮大司徒辨十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遂人以土宜教甿稼穡疏云高田黍稷下田稻麥稻人澤草所生種之芒種司稼辨穜

稑之種〇月令孟春王命布農事善相丘陵阪險原
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敎導民季冬令告民出五
種〇孝經援神契云五土出利以給天下黃白宜種
禾黑墳宜種麥蒼赤宜種菽洿泉宜種稻〇俶載南
畆箋云俶讀爲熾載讀爲菑栗之菑時至民以其利
耜熾菑發所受之地趨農急也田一歲曰菑〇二章
京房易傳曰臣安祿茲謂貪厥灾虫虫食根德無常
茲謂煩虫食葉不絀無德虫食本與東作爭茲謂不
時虫食節蔽惡生蟊虫食心〇炎火傳云盛陽也〇
三章輔氏曰旣無稂莠之害又無虫蝗之害則其不

可無者雨而已故此章又言其望雲與雨先公而後私田如此此則成有年矣鰥寡孤獨聖人雖不欲有此等人然亦不能使其無也但發政施仁則先及之而已雨我公田尊君之義也伊寡婦之利及衆之仁也〇定宇陳氏曰此章欲雨公田不至知有已而不知有君利及寡婦不至知有已而不知有人忠厚若此其豳風之氣象乎〇末章箋云喜讀爲饎饎酒食也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食勞倦之耳騂黒傳云騂牛也黒羊豕也箋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

瞻彼洛矣篇

序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朱子謂此序以命服爲賞善六師爲罰惡然非詩之本意也○首章傳云洛宗周漑浸水也箋洛水灌漑以時其澤浸潤以成嘉穀與者喻古明王恩澤加於天下爵命賞賜以成賢者君子至止者謂來受爵命者也爵命爲福賞賜爲祿又云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爲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故云韎韐以作六師○朱子舊注曰言諸侯至此洛水之上受賞賜之厚而又帥天子之六師以討有罪也○

嚴氏曰洛爲東都國未東遷之時雖宅鎬京而會諸侯則於東都以四方道里均也詩人瞻洛水之深廣思昔天子至此會諸侯其錫予之福祿如茨之多若國有征伐之事又使服韎韐以作六師而行之當是之時朝覲會同四海來假爵賞征伐自天子出何其盛也乃今泱泱之水猶昔也而無向來之盛事矣故傷而思之○二章箋云此人世子之賢者也既受爵命賞賜而加賜容刀顯其能制斷○三章箋云此世子之能繼世位者也其爵命賞賜盡與其先君受命者同而已無所加也

裳裳者華篇

序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孔叢子曰于裳華見古之君子世保其祿也○朱子謂序意只用似之二字生出○首章箋云興者華堂堂於上喻君也葉湑然於下喻臣也明王賢臣以德相承而治道興則讒諂遠矣古之明王政治如此我得見古之之子則我心所憂既寫君臣相與聲譽常處也憂者憂讒諂並進之子指明王也○楊升庵曰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氣相屬潤相滋也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體相親意相

承也○二章箋云華芸然而黃興興明王德之盛也不言榮微見無賢臣也章禮文也言我得見古之明王雖無賢臣猶能使其政有禮文法度政有禮文法度是則我有慶賜之榮也○三章箋云華或黃而或白興明王之德時有駁而不純我得見此明王雖無慶賜猶能免於讒諂之害守我先人之祿位乘其四駱之馬六轡沃若然○末章傳云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箋云君子謂其先人也多才多藝有禮於朝有功於國能有是二德故先王使之世祿子孫嗣之今遇讒諂並進而見絕也

桑扈篇

序云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朱子謂此序只用彼交匪敖一句生説○長樂劉氏曰君臣以言其朝廷也上下以言其風俗也朝廷風俗之美而謂之交者尊卑異位也親疎異情也長幼異序也內外異宜也往來異守也動而相交合而相紀莫不成文而中於理序其品則曰人倫也序其宜則曰禮文也朝廷所以綱紀天下之風俗不可以一日無之也○詩說曰天子燕方伯之詩○首章箋云竊脂飛而往來有文章人觀視而愛之喻君臣以禮法威儀升

降于朝廷則天下亦觀視而仰樂之胥有才知之名也王者樂臣下有才知文章則賢人在位庶官不曠政和而民安天子之以福祿○二章箋云王者之德樂賢知在位則能爲天下蔽捍四表患難矣○三章箋云王者之德外能捍蔽四表之患難內能立功立事爲之楨幹則百辟卿士莫不修職而法象之○不戢不難受福不那箋云王者位至尊天所子也然而不自歛以先王之法不自難以亾國之戒則其受福祿亦不多也○疏云王能屏翰爲憲如此則天下之民不戢聚而歸之乎不畏難而順之乎民皆順之則

受福豈不多乎○末章箋云兕觥罰爵也古之王者與羣臣燕飲上下無失禮者其罰爵徒觥然陳設其飲美酒思得柔順中和與共其樂言不憮敖自淫恣也彼賢者也賢者居處恭事與人交必以禮則萬福就而求之謂登用爵命加以慶賜○左傳襄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彼交匪敖萬福來求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

鴛鴦篇

序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箋云有道謂順其性不暴夭也有節不奢侈也○

朱子謂此序穿鑿尤爲無理○首章傳云鴛鴦匹鳥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以時於其能飛乃畢掩而羅之君子箋謂明王也交於萬物其德如是則宜壽考受福祿也○疏云必言鴛鴦者以其相匹偶而馴擾則易得也○二章箋云明王之時人不驚駭鴛鴦休息於梁歛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自若無恐懼○一云戢捷也捷其噣于左也○三章箋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廐無事則委之以莝有事乃予之穀言愛國用也以興於其身亦猶然齊而後三舉設盛饌恒日則減焉此之謂有節也奉養之節如此宜久

爲福祿所養也○疏義云桑扈以君禱臣故頌禱之餘致戒敕此以臣祝君惟反覆頌禱不敢擬議其德敬之至也今觀有周盛時君以桑扈燕其臣臣以鴛鴦答其君殆與虞廷賡歌之意同故曰太和在虞周宇宙間也雖然虞廷儆戒之意多而周人祝頌之詞勝何也蓋言乎享福之盛則修德以致福者當自得之言外矣

頍弁篇

序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亾故作是詩○詩說曰頍爲比燕王族之

詩○朱子謂序見詩言死喪無日便謂孤危將亾不知古人勸人燕樂多爲此言如逝者其耋他人是保之類且漢魏以來樂府猶多如此如少壯幾時人生幾何之類是也○首章箋云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爲乎言其宜以宴而弗爲也禮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之朝皮弁以日視朝女酒以美矣殽以美矣何以不用與族人宴也言其知具其禮而弗爲也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與王無他言至親又刺其弗爲也女蘿松柏傳云喻諸公非自有尊托王之尊箋云託王之尊者王明則榮王衰

則微刺王不親九族孤特自恃不知巳之將危亾也
君子指幽王王久不與諸公宴故未得見王之時懼
其將亾巳無依怙故憂心奕奕然言我若巳得見王
諫正之庶幾其改變意解懌也○女蘿什文曰在草
曰兔絲在木曰松蘿○三章箋云將雪而先霰喻幽
王不親九族亦有漸自微至甚也○霰劉向以爲盛
陽雨水溫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
盛陰雨雪凝滞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
霰故沸湯之在閉器而湛於寒泉則爲冰及雪之消
亦冰解而散此其驗也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薄

陰也春秋不書薉者猶月食也

車舝篇

序云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詩說曰宣王中興士得親迎其友賀之而作按禮云婚禮不賀人之序也又曰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新婚安得有燕耶○首章箋云大夫嫉褒姒之爲惡故嚴車設其舝思得孌然美好之季女有齊莊之德者往迎之配幽王代褒姒也旣幼而美又齊莊庶其當王意肎讒巧敗國下民離散故大夫

汲汲欲迎季女行道雖饑不饑雖渴不渴覯得之而來使我王更脩德教合會離散之人括訓會也○二章箋云平林之木茂則耿介之鳥往集焉喻王有茂美之德則其時賢女來配之與相訓告改脩德教我於碩女來教則用是燕飲且稱王之聲譽我愛好王無有厭也○三章箋云諸大夫覯得賢女以配王於是酒雖不美猶用之此燕飲殽雖不美猶食之必皆庶幾於王之變改得輔佐之雖無其德我與女用是歌舞相喜樂也○四章箋云登高岡者必析其木以爲薪析之爲薪者爲其葉茂盛蔽岡之高也此喻賢

女得在王后之位則必辟除嫉妬之女亦爲其蔽君之明○末章景傳云大也箋云明也諸大夫以爲賢女既進則王亦庶幾古人有高德者則景仰之有明行者則而行之其御羣臣使之有禮如御四馬騑騑然待其敎令使之調均亦如六轡緩急有和也

青蠅篇

序大夫刺幽王也○詩說曰厲王之世讒言繁興君子憂之而作○嚴氏曰蠅能汚白爲黑如讒人之誣蔑善類驅去復還如小人之易進難退故以取喻焉集于在外之藩籬若不必惡之也然其營營往來將

入宮室汙凡席不但止樊而已也喻讒人為亂漸致迫近當防其微也惟王者持心樂易無信讒言則小人不可得而入矣○又曰讒言無有竆極豈特近者不安雖四國之遠亦以交亂其禍甚大矣○永嘉陳氏曰讒言多由持心傾險而後入故君子當持心樂易不為所乘也○定宇陳氏曰讒人罔極之禍其末至於亂四國其始先于構二人聽者察于其始而滏絶之庶乎不至于罔極也○前漢昌邑王傳云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問郎中令遂遂曰陛下愼之詩不云乎營營青蠅止於藩豈弟君子無

信讒言陛下左右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注惡卽矢也

賔之初筵篇

序云衛武公剌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泆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首章蘇氏曰先王將祭必大射以擇士將射必先行燕禮既安賔然後改縣以避射既旅然後張侯及弓既耦然後拾發求勝以爵不勝者愚謂將射之時禮節詳明人心勉飭如此其飲酒者所以正威儀也寧至于亂哉○按毛傳以此爲燕射疏義以爲大

射○安成劉氏曰燕射主於飲酒而於獻酢旅酬之後司射乃命納射器司馬命張侯樂正命遷樂於是乃射故此言大侯既抗於設鐘鼓舉觴爵之後○衆耦拾發孔疏曰拾更也射者更代發矢也○射義曰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二章傳云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箋云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祀先奏樂滌蕩其聲也洽合也奏樂和以進樂其先祖於是又合見天下諸侯所獻之禮壬林傳云壬大也林君也箋云壬任也謂卿大夫也諸侯所獻之禮既陳於庭有卿大夫又

有國君言天下徧至得萬國之歡心由是神與主人以福王受神之福於尸則王之子孫皆喜樂也○賓載手仇室人入又傳云手取也室人主人也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於次又射以耦賓也○酌彼康爵以奏爾時箋云康虛也時謂心所尊者也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相醻卒爵者酌之以其所尊亦交錯而已又無次也○三章箋云此復言矜筵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筵也王與族人燕以異姓爲賓此言矜筵能自敕戒以禮至于旅酬而小人之態出言王既不得君子以爲賓又不得有恒

之人所以敗亂天下率如此也○末章箋云凡此時天下之人飲酒於有醉者有不醉者則立監使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欲令皆醉也彼醉則已不善人所非惡反復取未醉者恥罰之言此者疾之也式讀曰慝勿猶無也武公見時人多說醉者之狀或以取怨致讎故為設禁醉者有過惡女無就而謂之也當防護之無使顛仆至於怠慢也其所陳說非所當說無為人說之也無從而行之也亦無以語之也皆為其聞之將恚怒也女從行醉者之言俾出童羖使戒深也羖羊之性牝牡有角羖羊傳云不童也三爵箋云

獻也酬也酢也○輔氏曰凡溺于酒者其病根只在一怠字上稍自謹飭者便不至若是○王濼曰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矣三爵而油油以退○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大小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小人君子之喪敗罔不由酒故於上則曰有政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而於下則曰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大克羞耇爾乃飲食醉飽爾尚克羞饋祀爾乃介自用逸廸畏天顯不敢崇飲商之所以興也用燕喪厥儀民罔不盡傷心受之所以亾也詩三百大抵主

於文王之德之純文王時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矣及武王因商俗之淫湎而以酒誥戒康叔其後也武公感幽王之沉湎追酒誥而作賓筵蓋其因射而先飲因祭而後飲猶父母慶克羞耇羞饋祀之意也至詩之言德者一而言威儀者五書之言德者八而言威儀者一上下數百年而文意若晝一眞可謂得祖宗之家法者矣○周禮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察非時飲者）謹酒丘文莊公曰水溺人而酒有甚焉周設官以掌國之水禁而屬以幾酒謹酒也有以哉○司虣（音暴）掌憲市之禁令禁其以屬遊飲食於市者（謂羣飲也）若不可

禁則搏而戮之丘文莊公曰古聖人豈以飲食之故戮民哉民不食五穀則死而酒之爲物無之不致傷生有之或以致疾而敗惟蚩蚩之民嗜其味之甘忘其身之大不嚴禁則不絕故也○樂記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於書有彝酒之戒群飲之誅於禮有幾酒之祭屬飲之禁猶以爲未也又寓致戒之意于器具之中彝皆有舟其載有量尊皆有罍其鼓有節爵以角觥以兕以至傷而爲觴單

而爲觶觚而爲觚盞而爲醆散而爲散止而爲禁無非備酒禮也○孔明戒子書曰夫禮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而退此和之至主意未殫賓有餘倦可以至醉無致于亂

魚藻篇

序云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疏義豈樂樂豈以魚之首尾爲次蒲有那其居則不特飲酒之際享其樂蓋無時而不樂矣

采菽篇

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孔叢子曰于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國語注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詩說曰諸侯免喪入朝天子錫賚之詞○左傳以爲此幽王舉火戲諸侯悅褒姒時也○首章傳菽所以芼大牢而待君子也羊則苦豕則薇○箋云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爲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王饗賓客有生俎乃用鉶羹故使采之○四章箋云柞之幹猶先祖也枝猶子孫也其葉蓬蓬喻賢才也以柞爲興者柞之葉新將生故乃落於

地以喻繼世以德相承者無乏絶也○平平左右亦是率從箋云諸侯有賢才之德能辯治其左右連屬之國使得其所則連屬之國亦循順之○長樂劉氏曰柞之所以有枝以衛其株枝之所以有葉以庇其幹者皆由根本堅固氣脉盛大俾之然也根本天子也枝葉諸侯也氣脉者朝廷之寵命也故葉之蓬蓬者根本氣脉之所及然惟葉之蓬蓬反以衛其根株而爲之堅固猶天寵錫諸侯俾之茂盛反能殿天子之邦而益朝廷之固也故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末章箋云楊舟汎汎然無所

定則以紼繫其綏綏緌也以制行之猶諸侯之治民御之以禮法優哉游哉亦是戾矣箋云諸侯有盛德者亦優游自安止於是言思不出其位○孫炎曰紼繂也大索也李巡曰繂竹爲索所以維持舟者○考周禮宗遇會同諸侯事君之禮也存頫省聘問天子撫臣之禮也大行人掌其禮小行人掌其籍無敢越也後世諸侯不朝而天子反行錫問之寵其亦異於是乎

角弓篇

序云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

故作是詩○首章傳云騂騂調和也不善紲檠巧用則翩然而反檠者藏弓定體之器紲即緄縢也箋云與王與九族不以恩禮御待之則使之多怨也○廬陵歐陽氏曰弓之爲物其體往來詩人以興九族之親王若親之以恩則內附不以仁恩結之則亦離叛而去矣○角弓疏云冬官弓人以六材爲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如彼文弓有用角之處不得卽名角弓此言角弓蓋別有角弓如今北狄所用者於古亦應有之但弓人所不載耳今北狄角弓弛則體反若不紲檠則不復任用也○陳大猷曰角弓刺王不親九族目兄弟婚姻

頍弁曰兄弟甥舅則知兄弟者父族也婚姻甥舅是妻族也父族四者只是親與從及再從三從兄弟叔伯母族三者則母之父族母族及姊妹族也妻族二則妻之父族母族也○疏義楼父族有四者父本族一姑夫二姊妹夫三女夫四與陳氏說不同○四章人之無良復漢書注云良善也言王者所爲無有善者各相與于一方而怨之○五章傳云巳老矣而孩童慢之箋云此喻幽王見老人反侮慢之遇之如幼穉不自顧念後至年老人之遇巳亦然王如食老者則宜令之飽如飲老者則當孔取孔取謂度其所勝多

少凡器之孔其量大小不同老者氣力弱故取義焉
王有族食族燕之禮○許氏曰言讒人顛倒是非固
無所顧忌而王聽之無厭惟恐不言猶如食食之必
宜于飽如酌之甚取其多則讒者計行而愈有以增
益其勢故下章有教猱塗附之說也○如食饇饇
我也釋文○六章疏云王毋得如敎猱之升木若教
之升木則如以塗泥塗物必附著也○七章箋云遺
讀曰隨式用也婁斂也今王不以善政啟小人之心
則無肯謙虛以禮相卑下先人而後已用此自居處
斂其驕慢之過者○禮大傳曰人道親親也是故有

上治下治旁治之道是故有合族屬治際會之等今若此詩所刺無禮甚矣吾於是而知周之衰也○詩人以爾稱君非禮也然愛君則爲親之之詞怨君則爲賤之之詞若稱之於天保親之也稱之於角弓賤之也○前漢書杜鄴曰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爲作也

菀柳篇

序云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首章蹈傳作動言王心

變動無恒也箋云讀曰悼上帝乎者愬之也幽王暴虐不可以朝事甚使我心中悼病是以不從而近之靖謀也極誅也使我朝王王留我使我謀政事王信讒不察功考績後反誅放我言王刑罰不中不可朝事也○二章邁箋云行也行亦放也○三章居以凶矜謂居我以凶危之地謂四裔也○呂氏曰居以凶矜猶角弓所謂式居婁驕也傳說告高宗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自古聖賢之論治亂每言夫居焉○彼也者外之也人也者卑之也君以此稱乎臣固見昏虐之過臣以此稱乎君亦豈忠厚之情

都人士篇

序云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首章毛氏有之三家則無今韓詩實無此首○首章傳彼彼明王也箋云城郭之域曰都古明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已其動作容貌既有常言語又有法度文章其所行要歸于忠信其餘萬民寡識者咸瞻望而法傚之也○二章傳云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也緇撮緇布冠也箋云古人士以臺皮爲笠緇布爲冠古明王之時儉且

節也綢直如髮謂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疏義綢直言其髮多而不局曲也但如字不可曉耳或云當作其字○三章傳云尹正也謂都人女正直而嘉善○箋云吉讀爲姞尹氏姞姓周室婚姻之舊姓也○左傳鄭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國名記云邳皇帝之宗見詩風俗通云殷時侯國一作吉潛夫論云邳與姞同而字異○唐宰相世系云吉氏出自姞姓皇帝裔伯儵封於南燕賜姓曰姞○四章箋云而亦如也而厲如鞶厲也鞶必垂厲以爲飾厲字當

作裂蠆螫虫也尾末揵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
內則男鞶革女鞶絲注云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
女用繒有飾緣之則是鞶厲與左傳云鞶厲游纓也
服虔以鞶為大帶厲是大帶之垂者○小爾雅云帶
之垂者謂之厲○末章箋云士非故垂此帶也帶於
禮自當有餘也女非故卷此髮也髮於禮自當有旟
也○疏云禮大帶垂三尺

采綠篇

序云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長樂劉氏
曰周襲商制王畿之外疆天下為八州州建牧以統

七卒也卒建正以統三連也連建世以統兩屬也屬建長以統五國也國建侯以統其民而所以教之者三焉教之耕以足其衣食也教之文以具乎道義也教之武以防其禍亂也國有弗順則正以屬屬有弗制則正以卒卒有弗制然後大司馬提六軍起羣牧正之以九伐之法則王者之師未有踰時而在外者故男無久役女無怨曠也幽王失道諸侯不朝而大司馬不能呼吸天下州牧卒正連屬長不能正其所部而鄉鄙之兵久戍于外過期不返與古異矣○朱子謂此詩怨曠者所自作非人刺之亦非怨曠者有

所刺于上也○二章傳衣蔽前謂之襜郭璞云蔽膝也詹至也婦人五日一御○箋云婦人過於時乃怨曠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以憂思○三章疏云婦人思夫不見悔本不隨之共行云我本應與之俱去君子之往狩我當與之韔其弓君子之往釣我當與之綸其繩今不見而思故悔本不然○嚴氏曰言其夫在家之時往狩我則爲之韔弓往釣我則爲之綸繩今遠行從役久而不歸思其如此而不可得也○末章箋云觀多也此美其君子之有技藝也釣必得魴鱮魴

鱮是云其多者耳其衆雜魚乃衆多矣○嚴氏曰言其君子在家之時釣得魴鱮之魚傍有觀看者以人觀其夫善釣爲榮也今久不歸故思而述之

黍苗篇

序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詩說曰宣王命召穆公往城謝以遷申伯史籀美之○首章疏云黍苗之仰膏雨猶衆人之仰恩惠是宣王能膏潤天下又其時之人在國則蒙君之恩澤其行又得臣之勞來有若南行營謝邑之人召伯則能勞來勸說以先之也幽王之時人苦而君若臣

不知故刺之○二章任謂器物人所負持輂周禮鄉師注曰輂車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爲蕃營輂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鉏周加二版二築以十五人而輂○說文輂輓車也从車扶在車前引之也扶音伴竝行也从兩夫○漢書注駕人以行曰輂○呂氏曰天子子萬姓者也大臣慮四方者也方伯分一面者也申伯之體勢不重則無以鎭定南服召穆公身爲卿士豈能辭其憂責哉宣王雖身居九重宵旰之慮固未嘗一日忘之也必待召公告厥成功而王心始寧此眞知職分者也彼幽王逅不能察犬戎之禍以

覆宗周何暇經略江淮間乎此詩人所以思古也○黍苗與嵩高相表裡但黍苗詞格簡作于行役士庶嵩高鏞敘宏濶作于名公鉅賢所謂山林臺閣氣象逈然自別

隰桑篇

序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詩說曰天子燕士之詩○首章箋云隰桑之枝條阿然長美其葉又茂盛可以庇廕人與賢人君子不用而野處有覆養之德也正以隰桑與者反求此義則原上之桑枝葉不能然以刺時小人在位無

德於民○旣見君子思在野之君子而得見其在位
喜樂如何哉○三章德音孔膠箋云君子在位民附
仰之其敎令之行甚堅固也○卒章箋云遐遠謂勤
藏善也我心愛此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
宜思之也我心善此君子又誠不能忘也○疏義云
變雅中之君子必非在朝有位之人然詩無歎息招
徠之意又非棄而在野者此則不可知也○呂氏曰
是詩三以隰桑爲興形容樂見賢者之精神情意也

白華篇

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

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首章箋云白華于野已漚名之爲菅菅柔忍中用矣而更取白茅收束之茅比於白華爲脆喻王取于申申后禮儀備任妃后之事而更納褒姒爲孽將至滅國○二章箋云白雲下露養彼可以爲菅之茅使與白華之菅相亂易猶天下妖氣生褒姒使申后見黜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王不圖其變之所由耳蓋當夏時而龍漦之妖非一日之故矣○疏義恩深宜降而不降可怨者也○三章念彼碩人箋云碩大也妖大之人謂褒姒也○謝氏曰

嘯歌傷懷所謂長歌之哀過於慟哭也○疏義云恩澤宜通而不通可怨又可思也○四章疏義云貴賤易處可怨又可思也○五章箋云王失禮於內而下國聞知而化之王弗能治如鳴鼓鐘於宮中而欲外人不聞亦不可止○疏義云情宜相通而不通如此可怨者也○六章貴賤易置處非其宜可怨又可思也○七章箋云歛左翼者謂右掩左也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陰陽相下之義也夫婦之義亦以禮義相下以成家道○疏義云宜有常性乃爾無常可怨者也○末章箋云王后出入之

禮與王同其行登車亦履石申后始時亦然今黜而卑賤矣○疏義云以貴從賤則貴者亦賤可怨亦可思也○黄佐通解云此詩與關雎懸絶君臣父子夫婦皆不得其所三綱絶矣周安得不亡○申后宜臼同廢則白華小弁同歌乎其母子隔絶可得音聲來往而以此二詩相聞乎以褒姒之威孽讒之計必不使之相聞相聞則其禍益烈矣想當時母歌于內而子不知子歌于外而母不知悲情怨氣之叢集不但如東海孝婦之一寃也而天神威怒得不假手于申侯犬戎耶

緜蠻篇

序云微臣剌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朱子謂此詩未有剌大臣之意盖方道其心之所欲耳若如序者之言則褊狹之甚無復溫柔敦厚之意○首章傳云緜蠻小貌鳥止於阿人止於仁箋云止謂飛行所止託也興小鳥知止于丘之曲阿靜安之處而託息焉喻小臣擇卿大夫有仁厚之德者而依屬焉在國依屬于卿大夫之仁者至于爲末介從而行道路遠矣宜渴則予之飲饑則予之食事未至則豫教之臨事則誨之車敗

則命後車載之後車倅車也○薛君章句緜蠻文貌○陳兆溪云土高曰丘隅謂丘之一角峻處山岑高而木森蔚所謂林茂鳥知歸也○韓詩外傳曰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也客在外卽言外在內卽言內入乎將無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卽言義坐卽言仁坐乎將無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卽翕翕徐言則不聞言乎將無周公曰唯唯旦也喻矣明日興師誅管蔡故客善以不言之說周公善聽不言之說若周公可謂能聽微言矣君子之告人也微其救人之急也婉詩曰豈敢憚行畏不能趨

瓠葉篇

序云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首章幡幡瓠葉貌庶人之菜也○箋云此君子謂庶人之有賢行者也其農功畢乃爲酒漿以合朋友習禮講道藝也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亨瓠葉而飲之所以急和親親也飲食而曰嘗者以其爲之主於賓客賓客則加之以羞易兌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二章兎斯之斯箋云白也有兎白首者兎之小者也炮之燔之者將以爲飲酒之羞也飲酒之禮既奏酒於賓

乃薦羞每酌言言者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主為酌名○鄭氏曰凡治兔之宜鮮者毛炰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孔氏曰言凡治兔之所宜若鮮明而砍殺者合毛炮之若截割而柔者則爾貫而炙之若今炙肉也乾者謂脯腊則加之火上燔之若今燒乾脯也柔謂殺已多日而未乾也

漸漸之石篇

序云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命將帥東征役久病于外故作是詩○朱子謂序得詩意但不知果為何時耳○詩說曰桓王伐鄭將帥不堪勞

苦而作○首章箋云山石高峻不可登而上喻戎狄衆强而無禮義不可得而伐也山川者荆舒之國所處也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廣濶而不可卒服○通解云此詩首二句謂所歷之路石皆堅利傷人之足割馬之蹄不可以踐履也不獨漸漸而已其高峻峭拔非扳援則不可以登今五谿之路莫不如此也其山窮者則川斷之其川盡者則水間之重重相間遠不可極不曰悠遠乎○末章箋云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四蹄皆白曰駭則白蹢其尤躁疾者今離其繒牧之處與衆豕涉入水之波漣矣喻荆舒之人勇

悍敏捷其君猶白蹢之豕也乃率民去禮義之安而居亂亡之危賤之故比方於豕○月離于畢箋云將有大雨徵氣先見于天以言荆舒之叛萌漸亦由王出也○王雪山曰豕江豚也豬首魚尾有兩細足微白湖湘間多有之出則雨兆○朱子曰畢是漉魚底叉綱漉魚則其汁水淋漓而下若雨然畢星名義蓋取此今畢星上有一柄下開兩叉形亦類畢故月宿之則雨

苕之華篇

序云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

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
故作是詩也◎首章箋云陵苕之華紫赤而繁興者
陵苕之幹喻如京師也其華猶諸夏也故或謂諸夏
爲諸華華衰則黃猶諸夏之師旅罷病將敗則京師
孤弱傷者謂國日見侵削◎二章傳云華落葉青青
然◎箋云京師以諸夏爲障蔽今陵苕之華衰而葉
見青青然喻諸侯微弱而王之臣當出見也◎末章
得云牂羊牝羊也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罶
言不可久也無是道者喻周已衰求復興不可得也
不可久者喻周將亡如心星之光耀見於魚笱之中

其去須臾也

何草不黃篇

序云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詩說曰桓王之世伐滕薛唐杞諸國連歲不息周人苦之而作

說詩異同考卷之二十七終